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務總署登記證齊政字第二十號

36. 10
查

國學叢刊 什分



第十册

目錄

| | |
|-----------------|----|
| 漢十二字瓦當 | 一 |
| 周養菴先生畫栝花 | 二 |
| 論語集釋(續) | 一 |
| 清代田賦考(續) | 一一 |
| 論史記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 | 一六 |
| 史記魯仲連列傳書後二篇 | 一七 |
| 古詩十九首說 | 一八 |
| 海天琴思錄(續) | 二七 |
| 柯爾所藏中國古銅器介紹 | 三五 |
| 那文毅壽內詩 | 四三 |
| 稻花香館雜記 | 四四 |
| 鹿巖小記 | 五〇 |
| 詩論 | 五三 |
| 課藝選錄 | 五五 |
| 研究員作品選錄 | 七〇 |

右瓦當、文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向來著錄、均稱爲秦瓦。然其篆文纖弱、無斯相雄渾之規、與世傳琅邪臺秦刻羽陽千歲瓦當、秦詔版、秦權等、篆法不同。延元即紀元延長之意、秦未紀元、但稱年數、無所謂延元也。惟漢成帝以元延紀年、即位之初、以匡衡張譚言、於郊祀多所改革、晚年無嗣、頗好鬼神、又多復祀、或係其時郊祀壇殿之製歟。秦文字簡古、斷無一瓦而用十二字之繁者。漢殿有延年、永寧、永延、常寧諸名、而七字八字瓦屢見、定爲漢物庶乎近之。所見非一、此維字反書特奇、不惜重值收之、略中已見、非故爲立異也。

退翁漫識

漢二十字瓦當



周養庵先生畫栝花



北京新民報社長武田南陽收藏

論語集釋卷二

爲政第二(續)

程樹德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音讀)朱子文集歐陽希遜問此比字舊音毗志反、集注無音、古注集注皆爲偏黨之義。義之與比舊音毗志反、集注音必二反、孟子願比死者、且比化者、其義與音又俱備、無可疑者。若御者且差與射者比集注亦爲偏黨之義、音比二反。不知比字爲偏黨義者、皆當作必三反如何。答曰更俟契勘。翟氏考異今集注已音比爲必二反、考纂箋諸本未有。纂疏載輔氏曰、此處偶失音、當增入、明此音亦後儒所增。

(考證)論語後錄易卦比之匪人、故小人稱比。戚學標偶談比與黨有別、周禮五家爲比五族爲黨、比人少而黨多。比爲兩相依附如鄰之親密、黨則有黨首有黨羽、援引固結、蔓延遠而氣勢盛。此比字對周說、正於其狹小處見不能普徧、猶未至於黨之盛也。王引之經義述聞文十八年左傳頑豎不友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哀十六年周仁之謂信注、周親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人兮王注、周合也。說文比密也。夏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鄭注、比猶親也。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爲比謀章注、比合也。蓋周與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故辨別之如是、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晉語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者君子、比而不別、以德以實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彼之所謂比、即此之所謂周。周以舉義者也、比德以實事者也。彼之所謂黨、即此之所謂比。舉以其私者也、引黨以封己者也。比與黨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黨。比與別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別。文義正與比相類。孔注訓周爲忠信、孫綽訓爲理備、皇侃訓爲博通、皆失之。



按以義合曰周、以利合曰比。既以義合、得非忠信耶。注未爲失、無所可譏、王氏之說非也。

〔集解〕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按本傳文十八年正義引鄭注文、與此同。而皇本高麗本則作孔曰、蓋本鄭注而孔襲用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周是博遍之法、故謂爲忠信。比是親狎之法、故謂爲阿黨耳。若互而言、周名亦有惡、比名亦有善者。故春秋傳云、是謂比周、言其爲惡周遍天下也。易卦有比、比則是輔。里仁云君子義之與比、比則是親。雖非廣稱、文亦非惡、今此文既言周以對比、故以爲惡耳。又引孫綽云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也。

〔集注〕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餘論〕朱子文集〔答程允夫〕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之謂周。溺愛徇私黨同伐異、此之謂比。朱子語類君子小人即是公私之間、皆是與人親厚、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便生計較。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君子與人相親亦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公。〔發明〕反身錄一友語及君子周而不比章、因告之曰、君子視萬物猶一體、故愛無不溥、無所爲而爲也。即時而有好有惡、而好惡一出於公。好善固是愛、惡惡亦是愛。蓋侯明捷記、無非欲其並生於天地間、而不至長爲棄人也。小人非無所愛、而所愛惟徇一己之私、有所爲而爲也。同己則狎昵密、綢繆汲引、異己則秦越相視、陰肆排詆、必使之無所容而後已。是故有君子之愛、則福及群生、人人得所、而朝野有賴。有小人之愛、則朋比作祟、黨同伐異、而禍延人國。漢唐宋明君子小人之周比、其已然之效蓋可見矣。君子小人達而在上如此、其在下也亦然。君子居鄉則愛溥一鄉、而一鄉蒙其蔭。小人居鄉則阿其所好

、而一鄉被其蠹。有爲無爲、公私異同、始於一心之微、關乎世道之大、吾人不可不研幾而致審也。否則昧天理之公、而流於人欲之私、處人接物、將有愧於君子同於小人、而不自覺者矣。論語稽周之爲字、以四圍環轉爲訓、比之爲字則從之反耳。此論君子小人、兼學術治術言之。學術之隆汙、治術因之而升降。其始由一二學士大夫相標相榜、其終遂至朝野紛紛黨同伐異。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浸至顛倒混亂、而莫可究詰矣。夫子指出公私分界、爲千古立之防制、不啻於十世百世前、已知有漢宋朋黨之禍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考異)釋文罔本又作罔、殆依義當作怠。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作罔。(集解)包曰學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何曰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唐以前古注)皇疏夫學問之法、既得其文、又宜精思其義。若唯學舊文而不思義、則臨用行之時、罔罔然無所知也。又一通云罔誣罔也。言既不精思、至於行用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

(集注)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別解)王念孫讀書雜識史記扁鵲倉公傳、拙者疑殆、此殆字非危殆之殆、殆亦疑也。公羊傳襄四年注曰、殆疑也。思而不學則無所依據、故疑而不決。下云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殆亦疑也。經義述聞何休襄四年公羊傳注、殆疑也。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

按殆舊注云、使人精神疲殆、作怠義解固非。朱注釋爲危殆、義亦扞格難通。王氏以疑而不決釋之、自迎刃而解、誰謂訓詁無關於義理哉。錢氏大昕謂宋儒不明六書往往望文生義、此其失也。

〔餘論〕陸世儀思辨錄悟處皆出於思、不思無由得悟。思處皆緣於學、不學則無可思。學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通也。故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孟子亦曰心之官則思。黃氏後案學如博學詳說之學、謂讀書也。學而不思則罔者、循誦習傳思未深、所學亦淺、無益於身也。薛氏讀書錄言讀書惟精心尋思、於身心事物反復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皆有用、否則徒爲口耳文辭之資、所謂買櫝還珠、此戒罔者也。思而不學則殆者、存於心而難信、施諸事而難安也。天之生人、上智少而中人多、上智者本覺悟以參聞見、韓子所謂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也。中人先聞見而後知覺、思深而學淺、猶有滋其弊者、未有不學而能擴其思者也。

〔發明〕論語稽思學不可偏廢、一偏廢則罔殆之弊乘之。如今日漢學宋學之分門、各據一偏以成一家言者、大抵皆爲學之始有所偏也。

按宦氏之言是也。漢學末流之弊、支離瑣碎、無論考證未必精確、即果精確、試問與自己身心有何益處。昔戴東原臨終、而知訓詁之不得力。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不得即無所得之義、此所謂學而不思也。宋儒末流之弊、終日侈談心性、以讀書爲玩物喪志、理學以外無學問、程朱以外無人物。夫子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韓詩外傳引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此所謂思而不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考異〕皇本已下有矣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天文本已下有矣字。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考證〕公羊文十二年傳注、他技奇巧、異端也、論語曰攻乎異端。禮記大學注他技、異

端之技也。論語後錄異端即他技、所謂小道也。小道必有可觀、致遠則泥、故夫子以爲不可攻、言人務小致失大道。戴震東原集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經學卮言楊墨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當從戴說。相如封禪文、及大學他技注、孟子王之所大欲注、皆有異端字、古人皆如此解。論語補疏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爲異端、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習左氏者爲攻乎異端。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升以習左氏者爲異端、欽又以斥左氏者爲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探。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尙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有一端以難之、是爲競設異端。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辨對、謂於異端之中、衷之以道也。是即康成之攻乎異端、道中於時而已、故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而害成矣。論語足徵記春秋文十二年傳曰、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解詁曰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禮記大學篇鄭注義同。顏氏家訓省事篇、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執一、麤鼠五能不成技術。近世有兩人、則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跡未堪以留愛玩、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棊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顏氏此言正與何氏之言相發明。是異端者猶書禮之他技、此經之多能、多能乃聖人之事。常人而務多能、必至一無

所能。是故斷無他者、不攻異端之益也。多爲少善者、攻異端之害也。害在攻不在異、何平叔已不得其解、云善道有統、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即以害承異言矣。昌黎遂以異端與佛老並言、朱注乃證明其義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案夫子之時楊墨未生、何由知之。孟子之闢楊墨、雖廣爲之目曰邪說曰誑行曰淫辭、而不謂之異端、則異端非楊墨之謂也。孫奕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止也、謂攻其異端則害人者自止、此說亦非也。阮公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作也已矣、三字連文皆語詞、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例同、可徵已字不得訓止也。

按論語足徵記二卷、吳興崔適著、雖寥寥數十則、而考據精確、恐其失傳、本書幾於全部採入。其論古論語謂古者字少、故有古人用假字、後世易以本字者、未有古人用本字、後世易以假字者。魯古異讀、率魯用假字古用本字、其爲廣古明甚。西京之末始出古論、以蝌蚪古文作之、謂爲先秦人書、欲以陵駕齊魯之爲今文、實則劉歆所造、託之孔安國所傳、并爲作注以徵之爾。尤爲獨具隻眼、非他考據家所及也。

(集解) 政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

(唐以前古注) 皇疏政治也、古人謂學爲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也。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爲害之深。

(集注)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玉金石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別解二) 孫奕示兒編攻如攻人之器之攻、已如末之也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趙翼陔餘叢考張鳳翼謂能攻擊異端、則害可止。四書臆言陳晦

伯作經典稽疑、引任昉王儉集序有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劉勰文心雕龍序亦云、周公設辨、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則攻本攻擊之攻。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攻乎異端、何晏訓攻爲治、朱文公因之。孫奕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正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也。此說勝於古注、且與鳴鼓而攻之義亦同。然任昉撰王文憲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前人已是有是言矣。李搢論語傳注異端非人道之常、而別爲一端、如今佛老是也。明太祖曰攻如攻城、已止也、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矣。

(別解二)論語補疏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訓治見考工記攻木之工注。小雅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磨錯、使紊亂而害於道者悉歸於義、故爲序。韓詩序字足以發明攻字之意、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

(別解三)論語發微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按斷斷專一、即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平、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謂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即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

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即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即不能用中於民、而有害於定命、如後世楊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爲過不及之說、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自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則一世君臣上下易惑其說、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又云孟子言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能用之之謂也。過與不及則有輕重、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權兩端之輕重而後中可用。不知有兩端而權之、則執中者無可用、而異端之說轉勝、故異端之熾、由執中無權者致之。是以可與立者、尤貴乎可與權也。

(別解四)晉書索紞傳攻乎異端、戒在害已。路史發揮異端之害道、在所攻矣。聖人且不攻之者、非不攻之也、攻之則害有甚也。論語集說攻者攻擊之攻。溺於偏識、暗於正理、皆所謂異端、節謂君子在明吾道而已矣。吾道既明、則異端自熄、不此之務、而徒與之角、斯爲吾害也已。

按蔡節論語集說十卷、宋藝文志不載、諸家藏書目俱未收、今惟見通志堂經解中、蓋罕見之本也。節宋理宗時人、時理學方盛行、其所採以晦菴南軒爲獨多。體例謹嚴、於其更易經傳動稱錯簡之處、不肯苟同。觀其注鄉黨末節謂嗅疑作嗅。子路聞夫子時哉之言、拱手而起敬、感雉之去就得時、所以三嘆而作也、未敢輕於改經、姑闕之。可以知其宗旨所在。是書言簡意該、可稱善本。而採摭未廣、則時代限之也。

王國運論語訓攻猶伐也。先進篇曰鳴鼓而攻之、道不同不相爲謀、若必攻去其異己者、既妨於學、又增敵忌、故有害也。

按此章諸說紛紜、莫衷一是、此當以本經用語例決之。論語中凡用攻字均作攻伐解、如小子鳴鼓而攻之、攻其惡毋攻人之惡、不應此處獨訓爲治、則何晏朱子之說非也。已著

語詞、不訓爲止、如未之也已、可謂人之方也已、其例均同。則孫奕錢大昕焦循諸家之說非也。異端何晏訓爲殊途不同歸、皇邢疏則以諸子百家實之、朱注始指爲楊墨佛老。考漢時以雜書小道爲異端、前人考之詳矣。孔子之時不但未有佛學、並楊墨之說亦未產生、當時只有道家。史記載孔子見老聃歸而有如龍之歎、則孔子之排斥道家甚明、不能以後世門戶排擠心理推測聖人。然孔子時雖無今之所謂異端、而諸子百家之說則多萌芽於此時代。原壤之老而不死、則道家長生久視之術也。宰我短喪之問、則墨家薄葬之濫觴也。樊遲學稼之請、則農家並耕之權輿也。異端雖訓爲執兩端、而義實可通於雜學。中庸引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所謂素隱行怪、所謂小道、即異端也。君子止於不爲、若夫黨同伐異、必至是非叢起、爲人心世道之害、故夫子深戒之也。

(餘論)黃氏曰抄孔子本意似不過戒學者他用其心耳、後有孟子闢楊墨爲異端、而近世佛氏之害尤甚、世亦以異端目之。凡程門之爲佛學者、遂陰譁其說而曲爲回護、至以攻爲攻擊、而以孔子爲不攻異端。然孔子時未有此議論、說者自不必以後世之事、反上釋古人之言、諸君又何必因異端之字與今偶同、而迴護至此耶。四書恒解古今稱異端必曰楊墨佛老、楊墨之道、孟子言之詳矣。闢佛老者始於昌黎、然僧道之徒可闢、老佛不可闢也。何者、老子與夫子問答皆中正之言、子贊之曰猶龍、又曰吾師、未嘗有一毫非議也。而後世一切法術怪誕皆託老子、老子何嘗有是耶。佛本西域、與中國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天憐其地之赤子無人化導、淪於禽獸、特生瞿曇氏以化之。其人天姿高明、生於貴胄、獨能了明義理、戒殺戒貪戒淫戒妄、皆聖賢之道也。老子與吾子言、禮記家語史記、所載無非道者。後世妄爲神仙之說、雜以方技之流、奇幻詭秘、皆託於老子、於是人悉目老子爲異端矣。

按四書恒解十卷、清四川劉沅著。沅史館有傳、光緒間由在籍紳士胡駿顏楷等以沅所著書一百四十三卷呈請史館立傳、奉旨依議、蓋理學家也。其書除大學用古本不從補傳、確有心得、卓然可傳外、餘如論語雖於凡例列舉四庫所著錄諸書、實則不過裝點門面、並未寓目。所參考者不過王罕皆四書羅參、張甄陶四書翼注而已。其人蓋有得於道家言者、故極推尊老子、惟滿紙先天後天無極太極、一派模糊影響之談、不止空疏已也。間有與朱子立異、亦皆前人所已言者、而災梨禍棗、竟至百餘萬言、亦不善用其長者矣。(發明)焦氏筆乘人之未知性命強訶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異也、何孔子不自攻也、而今之人乃攻孔氏之所不攻者耶。王汝止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耶、姑無論異端也。反身錄程子以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其言有云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余亦云儒外異端之害、淺而易闢、儒中異端之害、深而難距。世之究心理學者、多舍日用平常、而窮玄極曠、索之無何有之鄉。謂之反經而實異於經、謂之與行而實不同於日用平常之行、是亦理學中之異端也。故學焉而與愚夫愚婦同者、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是謂異端。黃氏後案呂與叔解此謂異端不可攻、攻擊之而有害、說者謂其曲避時賢之佛學矣。觀朱子晚年論仁論義、欲學者分明限界、不宜備伺言理。然則後人渾言心理、借仁義以談異端、害尤無窮也已。

按程子以佛氏之言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宋儒作僞之言不可爲訓。聖量至廣、無所不容。彼楊墨之見距、以其爲孟子也。後儒無孔孟之學、不明釋氏之緒餘、而反以闢佛自鳴、以爲直接道統、其無乃太不自量耶。

*

*

*

*

*

清代田賦考(續)

蘇良桂

直隸計民賦田每畝科八釐一毫至一錢三分有奇不等、米一升至一斗不等、豆九合八抄至四升不等。更名田每畝科銀五釐三毫至一錢一分七釐三毫不等。農桑地每畝科銀一釐六毫八絲有奇。共徵銀二百一萬五千七百餘兩、遇閏加徵銀六萬四千九百餘兩。徵米麥豆糧共二萬四千七百四十餘石。又改折銀一萬五千五百餘兩、草九萬四千四百餘束、遇閏不加徵。蒿草籽粒地每畝科銀五分至七錢二分五釐一毫有奇不等。葦課地每畝科銀一分至六分不等。衛所歸併州縣地每畝科銀七毫二絲至七分九釐三毫有奇不等。米八合九勺七抄至九升七勺二抄不等。豆四合三勺八抄至三升六合不等。草一分九釐二毫至四分一釐七絲有奇不等。河淤地每畝科銀二分九釐至二錢五分六釐五毫有奇不等。學田每畝科銀一分至二錢六分七釐八毫有奇不等。小麥粟米各六升。各項旗地徵租銀五十萬二千二百餘兩。屯莊徵租穀七百七十餘石、續墾荒地每畝徵銀二分七釐六毫八絲一忽五微至一分五釐不等、共徵銀一千一百六十三兩一分六釐八絲三忽二微二纖。無糧黑地每畝徵銀三分二釐至一分二釐不等、共徵銀二千六百六十四兩五錢四分五釐六毫一絲九忽。山東計民賦地每畝科銀三釐二毫至一錢九釐一毫有奇不等、麥一勺至四合三勺有奇不等、米二勺至三升六合有奇、衛所歸併州縣地每畝科銀一分至三錢七毫有奇不等、麥三合二勺有奇米一升八合有奇、共徵銀三百二萬六千餘兩、遇閏加徵銀九百餘兩。更名田每畝科銀一分至三錢七毫有奇不等、麥三合二勺有奇、米一升八合有奇。學田每畝科銀九釐至三錢不等、衛所屯田每畝科銀一分至五分三釐八毫有奇不等、條銀一分二釐至二分四釐不等。衛所更名籽粒等地、每畝科銀一釐七絲至一錢有奇不等。山西計民賦田每畝科銀一釐七絲至一錢有奇不等、糧一合五勺至二斗七升不等。屯地每畝科銀二釐三毫至一分四釐有奇不等、糧一升八勺至一斗九合有奇不等。更名地每畝科銀五釐至一錢四分不等

、糧七勺至二斗不等。衛所歸併州縣屯地，每畝科銀一分四釐，共徵銀二百四十二萬四千四百餘兩，遇閏加徵銀三千一百餘兩。徵米豆共十萬一百六十餘石，遇閏不加。河南民賦田每畝科銀一釐四毫至二錢二分七釐有奇不等，米七勺至二升二合有奇不等。更名地每畝科銀一分一釐至一錢二分九釐有奇不等，共徵銀三百一十三萬兩，遇閏加徵銀五萬三千七百餘兩。歸併衛所地，每畝科銀一釐六毫至一錢八釐有奇不等。江蘇民賦田每畝科銀九釐至一錢四分一釐一毫有奇不等，米豆一升四合七勺至一斗九升二合六勺不等，麥二抄至三勺有奇不等。地每畝科銀九釐至三錢三分三毫有奇不等，米豆七合三勺至四斗一升六合九勺有奇不等，麥一抄至八勺有奇不等。山蕩漣灘每畝科銀九釐至一錢四分五毫有奇不等，米豆三合四勺至一斗六升五合二勺有奇不等，麥一勺至三勺有奇不等。衛所歸併州縣地每畝科銀九釐至一錢四分一釐一毫有奇不等，米豆一升四合七勺至一斗九升二合六勺有奇不等，麥一勺至三勺有奇不等。衛所歸併州縣地，每畝科銀九釐至一錢四分一釐一毫有奇不等，米豆一升四合七勺至一斗九升二合六勺有奇不等，麥二抄至三勺有奇不等，共徵銀三百二兩七千二百餘萬，遇閏加徵銀三萬一千七百餘兩。額徵米麥豆共三十七萬八千五百。安徽民賦田每畝科銀一分五釐至一錢六釐有奇不等，米二合一勺至七升一合有奇不等，麥五勺至八勺有奇不等，豆八勺至九合一勺有奇不等。地每畝科銀八釐九毫至六錢三分有奇不等，米七合九勺至五升九合有奇不等，麥八勺至二合二勺有奇不等。塘每畝科銀一錢九釐至四分四釐有奇不等，米四合七勺至七合八勺有奇不等，麥一勺至二勺有奇不等，草山（出滁州全椒縣）每里科銀八分三釐三絲、每兩正徵銀三分六釐有奇不等。衛所歸併州縣屯田每畝科銀一分至六分不等，糧一升八合至八升六合不等。衛所管轄屯田地每畝科銀一分七釐九毫至二兩七錢二分二釐九毫有奇不等、糧三合至二斗五升四合一勺有奇不等。共徵銀一百四十三萬一千一百餘兩，遇閏加徵。米

麥豆共十八萬七百餘石、遇閏不加徵。江西民賦田每畝科銀一釐三毫三絲六忽至一錢一分七釐一絲三忽有奇不等、米一合四勺至一升七合二勺五抄有奇不等。地每畝科銀五絲四忽至二錢一分一釐一毫二絲八忽有奇不等、米五勺二抄至五升一合二勺八抄有奇不等。山每畝科銀五忽至六分二釐七毫二絲有奇不等、米一勺七抄至一升四合七勺八抄有奇不等。塘每畝科銀五絲四忽至二錢七分六毫七絲七忽有奇不等、米一合一勺三抄至六升八合三勺七抄有奇不等。衛所歸併州縣屯田每畝科糧三升九合五勺九抄至二斗七升三合有奇不等、每石折銀五錢、每石又攤徵銀并餘徭等銀二釐九毫七絲五忽至四分八釐三毫八絲四忽有奇不等。屯地每畝科糧七升九合七勺三抄至二斗二升八合三抄有奇不等、每石折銀二錢。續墾田地徵銀十二兩零、米四石一斗四升、徵銀四十六兩三錢二分四釐、米一十九石七斗八升一合二勺。共徵銀一百八十八萬四千五百餘兩、遇閏加徵銀二萬三千三百餘兩。徵兵米一十二萬九千五百二十餘石、遇閏不加徵。福建民賦田每畝科銀一分六釐九毫至一錢六分二釐五毫有奇不等、米一勺九抄至二升四合七勺有奇不等。紫菜蕘地每畝科銀二分、官折田園地每畝科銀八釐七毫至四錢一分七釐五毫有奇不等。共徵銀一百六萬六千六百餘兩、徵米三十萬六千九百九十餘石、遇閏均不加徵。學田每畝科銀六分四釐三毫至六錢九分九釐五毫有奇不等。續墾田徵銀三十八兩零、米一石四斗有奇。浙江民賦田每畝科銀一分五釐三絲至二錢五分五釐不等、米三撮至一斗九升有奇不等。地每畝科銀二釐四毫至二錢一分三釐二毫不等、米八抄至一斗九升三合五勺有奇。山每畝科銀五絲至一錢九分六釐三毫不等、米六抄至五升三合七勺不等。蕩每畝科銀四毫至七分三釐不等、米五勺至七升五合不等。塘每畝科銀二毫至二錢二分四釐五毫不等、米七撮至一升六合八勺不等。湖地每畝科銀三分七毫、米九勺五抄。衛所田地每畝科銀五釐七毫二絲至一錢四分九釐有奇不等、米一斗五升七合五勺至二斗四升有奇。共徵銀二百五

十五萬六千九百餘兩、遇閏加增銀五萬一百餘兩。徵米一百三十八萬三千一百餘石、又穀七百餘石、遇閏加徵米六千三百六十餘石。湖北民賦田每畝科糧六抄至二斗九升一合四勺八抄有奇不等、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四釐五毫至二兩九錢七分四釐一毫有奇不等。更名田地每畝科糧四合九勺九抄至六升三合一勺不等、每石折銀四錢六分六釐。衛所歸併州縣屯地每畝科糧一升五合至九升九合六勺有奇、衛所管轄村地每畝科糧一升二合至一斗八升不等、每石折銀三錢至一兩三錢一分六釐六毫有奇不等。共徵銀一百一萬四千七百餘兩、遇閏加徵銀八百餘兩。徵米一十四萬三千八百三十餘石、遇閏不加徵。湖南民賦田每畝科糧二勺九抄四撮至一斗四升六合九勺有奇不等、每石折銀二錢二釐三毫八絲至一兩八錢四分四毫不等。更名田地每畝科糧五合至一斗二升不等、每石折銀三錢七分三釐五毫至九錢二分四釐四毫不等。衛所歸併州縣屯地每畝科糧一釐九毫至一錢四釐三毫不等、糧三合八勺至二斗不等、每石折銀一錢七分七釐四毫至一兩六錢五分三釐一毫有奇不等。岳州衛管轄屯田每畝科糧一升至一斗二升五合不等、每石折銀五錢六分。苗疆地每畝科銀一釐五毫至三分六釐七毫九絲有奇不等。共徵銀一百八萬五千七百餘兩、遇閏加徵銀一百四十餘兩。徵米一十四萬四千四百五十餘石、遇閏不加徵。陝西民賦田每畝科徵本色糧一勺至一斗一合六勺不等、折色每石徵銀一兩五分九釐至二兩七錢七分三釐不等。屯地每畝科銀二釐至九分八釐八等、糧一升五合至三斗不等。更名地每畝科銀六釐九毫至七分五釐一毫有奇不等、糧四升三合五勺至一斗四升八合有奇不等。共徵銀二百三十六萬九千五百餘兩、遇閏加徵銀八千一百餘兩。徵米一十九萬四千九百餘石、草一萬五千六百三十餘束、遇閏不加徵。又漢中鳳翔興安延安四府定遠留壩漢陰三廳鄜州一州綏德三直隸州屬四十州縣、共攤徵鹽課銀二毫至一錢五分四釐有奇不等、糧三勺至八升一合一勺有奇不等、草三分至四分六釐有奇不等。衛所歸併州縣屯地每畝科銀一釐

二毫至六釐不等、糧五升至六升不等。更名地每畝科銀四釐八毫至一分七釐一毫有奇不等、糧二合二勺至一升四合二勺有奇不等、草一分至九分二釐不等。土司地每畝科銀七分五釐有奇、糧二升四合二勺五抄有奇。衛所管轄屯地每畝科糧四升一合八勺七抄有奇、草五分八毫有奇。番地每畝科糧四合至三升不等、草二分一釐五毫至三分不等。每戶輸銀三錢糧一斗至二斗五升不等。監牧地每畝科銀六釐。共徵銀二十一萬九千二百餘兩、遇閏加徵銀一千七百餘兩。徵米四十八萬四千九十餘石、草四百五十七萬七千一百餘束、遇閏不加徵。四川民賦田每畝科銀一釐五毫九絲至八分四釐九毫一絲有奇不等、糧每斗折銀四分估種、每石徵銀七分一釐二絲至七錢一分二釐有奇不等。衛所歸併州縣屯田每畝科銀一分二釐五毫至三錢不等、糧二斗七升二合七勺有奇、每糧一石徵米五斗至八斗不等。土司地每畝科銀三釐四毫至二分三釐一毫有奇不等。衛所管轄屯地每畝科銀一分二釐五毫至二分不等、米一升九合二勺九抄至八斗不等。共徵銀六十一萬一千五百餘兩、遇閏加徵銀二萬三千二百餘兩。徵米一萬二千一百五十餘石、遇閏不加徵。廣東民賦田每畝科銀八釐一毫至二錢二分三釐二毫有奇不等、米六合五勺至二升二合九勺有奇不等。衛所歸併州縣屯地每畝科銀照民地科則、米每畝八升八合八勺。泥溝每條科銀四錢五分三毫有奇、車池每方科銀三錢九分四釐有奇。共徵銀一百一十五萬九千九百餘兩、遇閏加徵二萬兩。徵米三十四萬一千七百二十餘石、遇閏加徵米一百六十餘石。廣西民賦田每畝科銀二分四毫至二錢二分二釐二毫有奇不等、米三升七合至五升三合五勺不等。官田每畝科米六升四合二勺至二斗七合七勺不等、猶田每畝科米三升七合至五升三合五勺不等。獐田每畝科銀九釐至二分二釐三毫不等、米三升七合四勺至五升三合五勺不等。狼田每畝科銀九釐米四升二合八勺。學田每畝科銀九釐米二斗四升八合四勺。共徵銀三十四萬七千四百餘兩、遇閏加徵銀一萬二千四百餘兩。額徵米一十三萬一百三十餘

石、遇閏不加徵。雲南民賦田每畝科銀五釐五毫至四分六釐五毫有奇不等、糧一升九合四勺至一斗五升有奇不等。衛所歸併州縣屯地每畝科糧五升九合二勺至八升一合八勺有奇不等。馬場中地每畝科銀三分、下地每畝科銀二分、夷地每畝科糧一升。共徵銀十七萬二百餘兩、徵米麥菽豆共二十三萬三千五百四十餘石、遇閏不加徵。又徵官莊米豆折色銀八千一百九十餘兩、又徵土司租折銀二千七百四十餘兩。貴州民苗田每畝科銀一分至六錢五分不等、米五合一抄至四斗五升不等、豆一斗。土司田每畝科銀八釐至一錢不等、米七合二勺二抄至一斗五升不等。官田每畝科米二斗五升至五斗不等。衛所歸併州縣屯田每畝科銀一分四釐一毫至二錢三分四釐不等、米五升三合五勺至三斗七升三合三勺有奇不等、豆三斗收二斗三升三合三勺至三斗一升一合四勺有奇不等。學祭田每畝科銀一錢至四錢不等、米二斗至四斗不等、穀二斗至一石一斗七合八勺有奇不等。租地每畝科銀三分至一錢不等。山土每畝科銀一分三釐六毫至五分不等、米五升、收一斗。旱祭田每畝科銀一錢豆一斗。官莊賑卹田每畝科米一斗四升九合至五斗不等、穀四升一合三勺至一石二斗五升一合二勺有奇。屯陸地每分科收五石三合七勺九抄有奇。共徵銀十萬七千八百餘兩、遇閏加徵銀一千四百餘兩。徵米徵菽徵麥共一十二萬三千二百七十餘石、遇閏不加徵。

有清一代田制、及賦額、已詳具於斯。田賦之制權輿禹貢、而周官制作尤精、降自後世、雖有關於田賦之記載、及議論散見舊籍、然尚無專帙。三通獨於田賦一項、詳食貨、前清續纂三通復致意於宋元以後屯田各政。茲編所輯、其濫觴矣。(完)

論史記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

陳瀚年

太史公傳四公子、盛稱其好客、自喜士多歸之、予竊怪焉。夫春申以奇貨賈奇禍、無足道也

。乃若孟嘗平原、號爲明智忠信、聚雞鳴狗盜之徒、椎埋屠沽之輩、以爲上客、身敗名裂、爲天下笑。惟信陵賴侯生毛公薛公之力、稍有樹立、然亦卒死於醇酒婦人。則是賓客雖盛、無裨於事、史公奚取焉。旣而讀魏其武安及衛霍列傳、然後知史公傳四公子、非傳四公子也、傷漢也。方漢之初、諸侯王率誤於賓客、後先誅滅。延及武帝、寶嬰田蚡之徒、互以賓客相傾軋、勢日益熾、禍日益烈、而戾太子遂以博望苑敗矣。史公躬當其際、目擊而心傷之。自維身處刑餘、不當論列朝廷是非、抑鬱窮愁、始不自勝。於是託四公子之事、抒其憤激、以爲自古賓客之盛、未有過於此者矣。然或敗國亡家、身死人手、或危而僅免、好客自喜、適以自禍、爲可悲已。漢去戰國未遠、有能持是以語君臣上下問者、庶幾觀古知鑒、發其悔禍之心、惕然以賓客相戒、則史公所大願也。不幸而漢之君臣卒不知悟、相率而爲四公子之後車、則又讀史者所不禁廢書三歎也。嗚呼、史公亦遠矣哉。

史記魯仲連列傳書後(上)

魯仲連以信義高戰國、非所謂爲人排難釋患、而不居其利者歟。然而爲書遺燕將、卒殺燕將、豈其爲田單策者至、遂不遑爲燕將計全歟。燕將死、單屠聊城、然則燕將降、單其能裂地封之、與齊並久、如連所云耶。不知單且甘心燕將、而爲遺之書、自陷於欺、不智。知燕將必不全、給之降而速之死、不仁。燕將被譏窮蹙、死守孤城、彼觀其意、猶冀君之一悟、援之一至、連乃勸以捐燕遊齊、教臣背主、不義。三者居一、豈日能賢。嗚呼、利人之死、以成己名、視博取富若貴、寧有閒耶。意者燕將之難、非連所恤、燕將之患、非連能救歟。則絨口捫舌、置身事外可也、夫孰從而咎之。

史記魯仲連列傳書後(下)

或曰連遺燕將書、信未厭乎人心矣。彼其死不帝秦、一言而存孤趙、卻虎狼秦、豈不卓然義

士哉。曰否、此所謂秦人謀越人、成敗利鈍、忽然不加喜戚於其心者也。趙不帝秦、秦畏而釋趙、則連全趙。趙不帝秦、秦怒而急趙、則連亡趙。向使公子無忌之軍、不臨邯鄲、連其能掉三寸舌、當秦百萬師耶。史稱連多俶儻奇策、長平之役、胡寂寂無聞耶。連之言曰、諸侯未睹帝秦之害也。夫秦前已稱帝、未見其能害諸侯也。秦自稱帝、旋復歸帝、秦固知徒擁虛號之不足以鞭笞天下矣。然則趙縱帝秦、安在秦必釋趙。連知秦兵圍趙、非直欲得虛號也、因而抵死爭之、豈真以爲趙之強弱、諸侯之安危悉繫乎此哉。吾故以爲凡連之爲、皆急己名、非急人難、故其策利害也疏、而其絕富貴也毅。

※ ※ ※ ※ ※ ※ ※

古詩十九首說

朱筠口授徐昆筆述原本

總說

詩有性情、興觀羣怨是也。詩有寄託、事父事君是也。詩有比興、鳥獸草木是也。言志之格律、盡於此三者矣。後人咏懷寄託、不免偏有所着。十九首包涵萬有、蘊着即是。凡五倫道理、莫不畢該、却又不入理障、不落言詮、此所以獨高千古也。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十九首無題詩也、從何說起。蓋人情之不能已者莫如別離、而人情之尤不能已者莫如適當別離。只行行重行行五字、便覺纏綿眞摯、情流言外矣。次句點醒、與君相去二句從別後說起、各字妙與次句與字相應、是從兩邊說、道路阻且長是從中間說、會面安可知是一句正見別離之苦。此下本可接相去日已遠二句、然無所託興、未免直頭布袋矣。就胡馬思北

越鳥思南觀一筆，所謂物猶如此人何以堪也。然兩地之情已可想見。相去日已遠二句與思君令人老一般用意，浮雲二句思厚之極。不願返者本是遊子薄倖，不肯直言，却託諸浮雲蔽日，言我思子而子不思歸，定有讒人間之。不然，胡不返耶。思君令人老，又不止於衣帶緩矣。歲月忽已晚，老期將至，可堪多少別離耶。日月易邁，而甘心別離，是君之棄捐我也。勿復道是決詞是很語，猶言提不及也。下却轉一語曰努力加餐飯，思愛之至，有加無已，真得三百篇遺意。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一作房）難獨守

通首寫一守字，爲末句出力。意中欲寫一絕大本領，世上必不可少之人，若落凡手，必成笨伯。此却以冶艷之詞出之，何等縹緲。前六句連用疊字，取態也。首二句是初春之景，欲寫治世之人，先應從世界寫起，故欲寫美人，先從春寫起。且由冬而春，即亂極將治之象。盈盈樓上女二句，言以羣倫所共仰之人，處塵世共見之地。娥娥紅粉妝毫無彈駁，纖纖出素手自具本領手段。以如此美人而必託言倡家者，喻君子處亂世也。倡女所遭必是蕩子，君子輕出必得亂君，故以蕩子婦喻之。末二句又推進一層，爲通篇結穴，却從詩人意思中想像而出。言勿論不當爲蕩子婦也，即爲矣，而蕩子情誼不能固結，仍空牀也，其能獨守乎。此二句包羅史事，縱橫想去，無不貫穿。三代而下，能守如武侯，不能守如苟文若王景略，皆在其中，濶極大極。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騫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通首從人生天地間五字生情，忽如遠行客寫得透。以客字狀人生已罄，又加遠行二字，言

始遠行之客、暫住就去、凄絕透絕。薤露蒿里寫不盡者、五字寫盡矣。然却難得他起二句作襯、令人萬萬想不到。言物之壽者堅者莫如柏與石、嶺上柏澗中石、得地者也。然今見其青青磊磊者、安保其長如是乎。即令可保、而人之生也、並不能如柏之壽石之堅、譬如遠客忽忽欲去、然則將如之何、算來惟有飲酒一着爲妙。試酌斗酒、聊爲厚而不薄也。於是因酒想起遊戲、因遊戲想起宛洛。此下寫宛洛之景、却是寫生人之趣。過渡雙波、烟痕俱消矣。鬱鬱寫洛中氣象、日相索三字妙、終日奔逐、不知爲着何來也。先說長衢、由長衢說到夾巷、從衢巷中想出王侯第宅、從王侯第宅想出兩宮、兩宮天子與太后之宮也。再足一句曰雙闕百餘尺、言勿論一切繁麗、只這雙闕便百餘尺、則宛洛之盛可不遊乎。帝京篇數千言說不盡者、數語盡之、何等神力。末二句又倒轉應人生天地間二句作收、言帝京繁華、正可極寡以娛心意。人生如寄、彼戚戚者果何所迫乎、眞是不解。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颺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輒軻長苦辛

此與下一首合看、此章所謂姑妄言之也。今日良宴會突如拈來、歡樂難具陳言其樂說不盡也。就樂事中擇出彈箏新聲來、絃聲音爲人所尤愛也。令德猶言能者、唱高言高談闊論、在那裡說其妙處、欲令識曲者聽其眞也。因而一班昏憤也就齊聲附和起來、然却含意而說不出其所以妙處、寫沈溺之人如畫。人生二句作一紐、言行樂能有幾日、下便索性說到沒理興處去。何不策高足而據要津、窮賤辛苦斷無偶樂處也、俱是反言。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綺窻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此首乃正言之。上章言但當取樂、此轉言我自有我之志節、我自有我之氣概、豈肯逐之流

俗。爲高樓齊雲、阿閣三重、是何等境界、非宴會場中也。其上亦有絃歌之聲、却非彈箏可比、聆其音響、殆衆人樂而已獨悲矣。誰能爲此曲、無乃貞潔自守、獨立而無配偶者乎。下四句寫音響之悲、淋漓盡致、隨風發曲之始、正徘徊曲之中、一彈三歎曲之終。不借二句又一折、越見得蕭然孤寄、絕無人知也。此處收拾最難、却忽然托興鴻鵠、思欲奮翅高飛。寫至此、即西北高樓亦欲辭之而去、又何問要津、又何論歌舞場哉。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願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此等詩凝鍊秀削、與庭中有奇樹一首、皆韋柳之所自出也。一起托興便超、采之二句幽折得妙。在遠道非謂其人走向遠方去、不在目前便是。此是行者欲寄居者、觀下文便見。言所思在遠道、爲之奈何、轉而思之、乃我離人、非人離我也。於是還望故鄉、但見長路漫浩浩而已。如此同心、却致離居憂傷、其胡能已。然豈爲憂傷、而有兩意、亦惟憂傷以終老而已、何等凜然。比唐棣逸詩十倍真摯、如此言情、聖人不能刪也。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此首詩若不得其線索、便覺重三複四、亂雜無章、須看其針線之細密、一絲不亂處。前半從節序之變說到人情之變、由人情之變說到萬事俱空。莊子南華一部都被他數語裹却。大凡時序之淒清、莫過於秋、秋景之淒清、莫過於夜、故先從秋夜說起。明月皎夜光目所見、促織鳴東壁耳所聞、玉衡指孟冬點時令。漢武前以十一月爲歲首、孟冬夏正八月也。衆星歷歷、仰觀於天、白露霑草、俯窺於地、時節之變可知矣、故點醒一句日時節忽復易。上文既說過促織、再說秋蟬、再說玄鳥、豈非蛇足。不知此二句不是寫景、乃是其意中所感。秋蟬鳴樹、無者忽有、元鳥已逝、有者忽無、舉二物足上句、以見無不變也。下便感

慨到人情之變上去、欲說今先說昔。同門友誼相親、分相將也、高舉奮翮變矣、而情亦變矣、竟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豈不可怪。然無足怪也、世上事從此推去、無不是空、因起手從星說起、此便就星上指點。由南而看則有箕、由北而看則有斗、由中而看有牽牛。然箕不可簸斗不可斟、牽牛不可負輓、則萬事皆空矣。人生在世無磐石之固、而乃營營於虛名、豈不大愚。掃得空說得盡、妙妙。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阪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此首詩是極欲爲世用、而不欲輕爲世用者、惟伊呂可以當之。冉冉孤生竹與衆不同、結根泰山阿擇地而蹈。與君四句以婚姻喻遇合、結爲新婚如兔絲附女蘿、喻君之與臣原有纏綿固結的道理。但兔絲之生則有時、夫婦之會則有宜、豈可苟合。所苦者千里結姻、遠隔山阪、遇合無由耳。且豈獨我願往亦甚願子之來、思君二句說得透。下文又作一折、言我望愈切、彼來愈遲。傷彼四句托興於蘭、說得悽婉。含英揚輝、采之正其時、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同腐、無所用矣。下却用忠厚之筆代原一句、曰君非棄我也、乃執高節也。然君既不來、我豈可屈節以往。雖欲其成、經濟亦何爲哉、惟有安隱泰山之阿而已。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此與涉江采芙蓉同一筆墨、看他因人而感到物、由物而說到人、忽說物可貴、忽又說物不足貴、何等變化。庭中有奇樹因意中有人、然後感到樹。蓋人之相別、却在樹未發華之前、視此華滋豈能漠然、攀條折榮以遺所思、因物而思緒百端矣。設其人若在、則豈獨馨香盈懷袖哉。路遠莫致、爲之奈何。下又用一折筆曰此物何足貴、非因物而始思其人也、別離經時、便覺觸目增愴耳。數語中多少婉折、風人之筆。

迥迥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此孤臣孽子憂讒畏譏之詩也。世上原有一樁境界、處至親至密之地、而語不能入情不能通者、歷代史事不可枚舉。看他忽然以無情寫有情、拈二星說來、說得真如寔有其事。起二句迥迥言遠也、皎皎言明也、織織句如見其形、札札句如聞其聲、終日不成章把一切忠臣孝子終日無聊景况一語說盡、涕泣零如雨再足一句、然其中之間隔、夫豈遠哉。以河漢之清淺相去無幾何、難披肝露胆直陳衷曲、乃至盈盈一水脉脉千端、欲語不得、奈何奈何。此等詩字字痛快、令天下後世處其境者可以痛哭、不處其境者可以歌舞、即杜韓手筆、且恐摹寫不到、何況餘子。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非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此首詩是從悟後着筆、故起一句曰迴車駕言邁、言看破世事、不如歸去也。悠悠涉長道足一句、下便從長道生情。見道旁百草已爲東風搖蕩而出、是春景也。然草方萌芽、即有荒萎、人當初生、即有衰謝。但見春復一春、故物已盡、焉得不速老乎。說到盛衰有時、其人已是胸中雪亮、毫無滯碍、豈有尙不能立身者。立身如功名道德皆是、立身苦不早、從無可奈何處泛泛說來。人生二句又進一層言、即能立身、身非金石、何由長壽、亦不過奄忽隨物化已耳。說至此直是烟消燈滅、無可收拾、乃從世情中轉一語曰、求點子榮名也能了、趣極。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淒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

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此是一片禪機、楞言法華、其妙不過爾爾。東城春生之地也、高長如此、逶迤如此、乃颯風動地而起、一番一番春生之草、已入秋而淒以綠矣。是何故乎。良以四時遞更、所以歲暮如此其速、一何二字妙、下二句從物上說又妙。晨風蟋蟀無情物也、晨風感時而鳴也懷苦心、蟋蟀感時而吟也傷局促。然則如何而可、只有蕩滌放情志爲妙、不必太拘束也。下面俱是從蕩情志放筆寫去。蓋蕩志之事莫過佳人、佳人之多莫過燕趙、顏如玉色之美、被羅裳服之麗、使之當戶理清曲、可謂蕩情矣。至於繁音促節、蕩情極矣。然至絃急柱促、其樂乃終、但覺其音響之悲而已。此二句倒裝得有力。馳情二句描寫入神、明知樂不可保、又恐歲暮之速。整巾帶而沉吟、至於躑躅徘徊、想不出法子來、仍然循了舊轍、溺情聲色、思如雙燕巢屋、聊復爾爾。結得又超脫又纏綿、把一萬世才子佳人勾當、俱被他說盡。一說晨風蟋蟀指詩篇名、亦通。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樂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絜與素

此詩另是一宗筆墨、一路噴瀝不可遏抑、韓潮蘇海皆本於此。上東門在東北、故次句即接曰遙望郭北墓。因白楊松柏想到黃泉死人、陳字妙永字妙。此處越說得狠、下文越感歎得透。浩浩二句從上文詠嘆而出、言所以有生有死者、因陰陽換移所致、故危若朝露、不能固同金石、惟萬歲千秋、只是生者送死、生者復爲後生所送、即至聖賢、莫能逃度。言至此將遙遙千古、茫茫四海、一掃淨光矣。意者其神仙乎。然服食求仙、多爲樂誤、夫復何益。飲美酒而被服絜素、且樂現在而已。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闔欲歸道無因

此與前首用意相同、前八句筆情亦似、至二結句筆情宕濠、另是一種。起二句是子在川上道理、茫茫宇宙、去來二字概之。穰穰人羣、親疎二字概之。去者自去、來者自來。今之來者得與未去者相親、後之來者又與今之來者相親、昔之去者已與未去者相疎、今之去者又與將去者相疎、日復一日、真如逝波。出郭二句但見字妙、無人不到這般田地、豈獨成墳、日復一日、即墳亦難保。試看古墓爲田、松柏爲薪、白楊蕭蕭、安得不愁。說至此已可閉筆、末二句一掉、生無限曲折來。日月易逝、歲不我與、不如早還鄉闔、幸向所親者未盡死去、安可蹉跎歲月、徒羈他鄉。無如欲歸雖切、仍多羈絆、不能自主、奈何奈何。此二句不說出所以不得歸之故、但云無因、凡羈旅苦况欲歸不得者、盡括其中、所以爲妙。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此與前二首用意頗同、只起二句便令人擊碎唾壺。生年不滿百、夭者且不必說、即以壽論、且不滿百也、而所懷者乃有千歲之憂、營營逐逐、何時是了。計惟有拋開一切、游行自得方好、又苦晝短夜長、故喚醒一句曰何不秉燭遊。管見世人白日忙碌、夜裡方得消閒、讀此不覺失笑。爲樂二句承上文而足其意、下言人可樂而不樂者、大半是愚而惜費。窖金徒積、百年已滿、憂且不得、况於樂乎、將徒爲後人嗤而已。末二句又用輕鬆之筆將人喚醒、仙不可學、愈知費不可惜矣。當與蟋蟀山樞同讀。

凜凜歲云暮蟋蟀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

良人惟古歎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閣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
眴眴以適意引領遙相睇徒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

前首是就一生通盤打算、此又就一年打算、不獨爲自己打算、又爲所歡打算。清風戒寒、時所必至也。至於歲已云暮、螻蛄鳴悲、乃知遊子之苦、因轉思曰倘使擁錦衾而對同袍、樂當何如。至於同袍遠我、累夜獨宿、誰之過歟。當此時耳聽螻蛄、遙懷洛浦、因想成夢、同袍之容輝如見矣。下數句皆夢境也。良人即同袍、以已心度彼心、知其所眷者惟古昔之歡愛。因枉駕而來、且言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何等纏綿何等恩愛。古歎字妙、凡世之喜新戀棄故知者、不值半文矣。至此已寫得樂極、幾不知歲暮之可悲、然惜也其夢也。既是夢則所謂枉駕而來者、不能須臾、又不能處於重閣之中而不去、然則將如之何、除非凌風飛去而後可。亮無晨風之翼、焉能奮飛、惟有睠盼以適意、引領遙望而已。此時似夢非夢、半醒不醒、螻蛄滿耳、涼風滿窻、徒倚感傷、垂涕霑扉、不知良人亦同此苦况否。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遣我一書札
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減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此首前半與上首同意、至客從遠方來別開境界、別訴懷抱、所謂無聊中無端懷舊、亦欲借以排遣也。孟冬二句較前深一層、愁多知夜長非身試者道不出。夜不能寐仰觀衆星、三五月滿四五月缺、可見夜夜如此月月如此、非止一時不寐而已。寫至此無可聊、夢境無憑、求之於寔、人不可見、寄之於書。夫書札又何刻去懷哉。其書上言相思下言離別、彼既關情、我自珍重、因置諸懷袖之中、雖三年之久亦不使字少漫滅、是既親之復永之矣。然區區之誠君豈能察識哉、措詞微婉之至。懷袖置書是虛境、並遺書亦是設想、總是無可奈何

之詞。

客從遠方來遣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此首仍按上首而申言之、蓋單言書札不足盡彼之心、即我之心有未盡也。總是設言、總是虛境。念及相去萬餘里、其間豈無浮雲障蔽、讒言間阻、故人竟從遠方而遺之、說到心尚爾、感慨淚下矣、因即遺綺而暢言之。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於不能合歡時作合歡想。口裡是喜、心裡是悲、更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無中生有、奇絕幻絕。說至此一似方成鸞交、未曾離別者。結曰誰能別離此、形神俱忘矣。又誰知不能別離者現已別離、合歡被是虛想、一端綺乃烏有乎。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韓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徬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此首起四句與孟冬寒氣至數句、用意頗同、神情在徘徊二字、把客中苦樂思想殆徧。苦且不提、雖云樂亦是客、不如早旋之爲樂也。審之又審、自當決絕、莫可游疑。一鞭明月歸來非遲、則向之徘徊者不必徘徊矣。然而或爲名利、或爲君友、雖歸不得、有無限愁思、難以告人。所以念及歸而引領、念及不能歸而入房、至於淚下霑衣、何其憊也。與第一首不必一人作、而神回氣合、即中間十七首不必盡出一手盡出一時、而回環讀之、無不筋搖脉動。觀止矣、雖有他詩不必說也已。

※ ※ ※ ※ ※

海天琴思錄卷二

林昌彝

韋宗吉說詩引張光弼春日云、一陣春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闌干。只消幾個懽騰醉、看得春光到牡丹。宗吉謂其詩隱刺淮張而作、詞婉情深、有風人之遐思。案淮張用事、諸人宴安逸豫、不以烽警爲虞、光弼詩隱刺之、得風人之旨。今檢張光弼詩集二卷、不載此首何耶。

陽湖洪稚存太史亮吉所著北江詩話、始刊於廣州、謾謬繁多。如引呂星垣題博狼樵、狼誤作浪、狼見漢書、呂詩誤、而洪氏不能正之疎矣。又以李太白爲山東人、殊不知杜詩汝與東山李白好、東山乃隴西之東山、作山東誤。又引宋朱巖以第三人及第、王禹偁贈詩曰、榜眼科名釋褐初、是宋亦以第三人爲榜眼、稚存以此爲異聞。不知唐宋元以下、並有以狀元爲榜眼、榜眼爲探花、或以探花爲狀元者、或三名均爲榜眼者、不勝枚舉。稚存特舉一人以爲異、陋矣。又謂雀巢避太歲、此襲博物志及陸師農埤雅之說、強分太一太歲爲二也、書傳無謂太歲之衝爲太一者。又謂陸務觀之妻唐氏失節於後、案務觀因母悍、婆媳不相容出妻、不能責其失節。又引莊子每下愈况誤作每况愈下、此乃爲方文翰時文而誤者。每下愈况見莊子、謂屠猪者每至腿以下愈肥也。又謂朱學士筠自福建學使任滿歸、案笥河督學吾閩祇半任、無任滿也、其半任乃其弟石君代之也。又謂趙秋谷宮贊罷官南遊、過吳門、宋綿津以與漁洋合刻詩貽趙、趙以東復宋云、謹登漁洋詩鈔、綿津詩謹璧、此大誤。詩集璧謝、乃黃六鴻行取北上以詩及土儀送趙事、趙謹領土儀、詩集璧謝、黃銜之刺骨。後黃爲御史、趙以國服未除演長生殿劇、黃劾之、趙於此時落宮贊職。非落職後遊吳門、又有璧謝綿津詩集之事也。當時有詩嘲之云、自家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是也。稚存詩話僅一冊、分六卷、徵引事實如是疎忽、殊不可解。

昌黎南山百韻詩、殊少意理、可作可不作。若張亨甫太弋山步韻韓昌黎百韻、直可不作矣。

鎮洋盛子履學博大士、稟瑰異之質、好深湛之思、修學好古、發爲駢四麗六文、鏤刻隱隙、揚
、敦盤之會、文盟定霸、衆賓翕然。其爲詩盤薄鬱積、蠃螭萎蕤、連狝論詭、縱恣自喜、
出入于昌黎昌谷、而時委迤於歐梅范陸間。其題畫絕句云、粉本迂癡下筆初、可能烟火氣
先除。許多石髮千絲亂、略似周秦篆籀書。遠岫雲連遠水青、空中花雨散冥冥。無端分出
人天界、只隔山腰一角亭。子履畫入神品、故言之有味如此。又邗上春社詞云、幾日春陰
雨未成、蘆芽初放草初生。酒香村店花如雪、一路鞭絲帽影行。春林薄雪草堂開、別後庭
陰護薜苔。我似穿簾新燕子、剛逢社日故飛來。放牖春流引短篷、爲移農具訪鄰翁。治鞞
酒味清於水、漫祝篝車惱社公。可謂深婉。齋居詩句云、林烟影直風初息、簷雨聲微雪欲
成。姑孰懷古云、地多戰士埋金甲、山愛詩人作墓田。烏江云、名姬駿馬英雄淚、野渡扁
舟父老情、亦豪健可誦。

山左歷城毛寄雲尚書（鴻賓戊戌翰林）總督兩廣、駐節粵東、粵東自英夷反側而後、人心士氣
幾不可問。尚書蒞粵、凡夫民生國計之所關、務持大體、至誠惻怛、鼓舞人心、振作士氣
奮其精神、百廢俱舉。常論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與巡撫湖陰郭筠仙中丞同
舟同濟、拯粵民於水火之中、士民德之。尚書性雅淡、好山水、咸豐三年春家居、以御史
臺奉命團練至裘家莊、莊在歷城迤東六十里、相其谿山秀麗、風俗淳古、乃築別墅居焉。
嘗有詩云、杖藜緩步當輕車、風景田家畫不如。休怪豚蹄工祝語、廿年前已讀農書。尚書
詩出天籟、娟秀潛逸、不假雕飾、在陶謝王孟之間。其性情之恬、會心之遠、素所樹立然
也。嘗讀其詠懷詩云、悠然思遠游、抗志超常倫。無端嬰世網、性天幸未湮。朗抱澄皎月
、幽懷鑒貞珉。所安唯義命、窮達匪由人。曠觀數千載、默證半百身。炎涼閱世局、華臚

同埃塵。千駒富安在、首陽遺蹟新。齊物未爲達、矯性亦失真。敢希松喬侶、願作懷葛民。吾將尋吾樂、豈曰學隱淪。出東郭云、攬轡出東郭、逝將歸敝廬。遠矚南山側、石流清且紆。生意滿林薄、當春仍發舒。好鳥鳴高枝、晴暉滴太虛。及時勤東作、耕稼樂有餘。物性自安適、嗟予獨踟蹰。其二云、昔年未筮仕、心如白雲閒。今茲抗塵俗、依舊戀故山。簪纓豈不美、富貴何太慳。莫如安吾素、學道常閉關。南山行云、崎嶇南山路、捫蘚陟翠微。時有好風至、飄然吹我衣。黃犢循坂轉、白鳥穿雲飛。下視南東畝、疊石周四圍。宿麥含雨膏、遠林藹春暉。農家自有樂、征人胡不歸。豈爲戀升斗、羽書紛交馳。何時鼓犖歇、衡門詠樂飢。山中栢云、濯濯堤上柳、鬱鬱山中栢。含芳值良辰、一色洞青碧。眇彼嫵媚姿、見者心悅懌。歲序忽經寒、憔悴無顏色。虬枝何偃蹇、拔地驚奇特。盤錯幾千霜、柯葉不改易。空谷寄遐心、孤幹標風格。堅貞性固殊、冷落情彌適。知音世所希、巖阿自愛惜。尙書宏獎風流、愛才如命、當代王阮亭舉秋帆二老、於今再見矣。

作詩須有真趣、隨意賦物、能使人意往。太倉唐實君孫華題畫、磻谿云、尙父精神老更適、一竿揮手取神州。諸侯八百皆貪餌、只有夷齊不上鉤。語有趣味。

詠豆腐詩妙能雅切、嘗見唐實君和座主楊公咏豆腐云、傳聞菽乳出劉安、好爲先生補食單。菘韭正宜銀縷細、齏鹽雅稱玉堂寒。然箕未苦相煎急、試手初成小轉丹。（世傳豆腐出淮南王點丹法成之）異日應教添俊味、瓠盧爛煮更堆盤。

咏雪詩禁體難於著筆、柴桑陳東浦奉、茲敦拙堂詩集有雪詩、能傳出雪之精神、不易得也。詩云、積雨久不聞、映窗忽爲色。登樓縱觀動、江城轉靜極。對酒無小戶、溫經遇新得。天下幾寒儒、共此忘歎息。

眇目山人論詩有三等、語頗妙切、有堂上語堂下語階下語、知此三者可以言詩矣。凡上官臨

下官動有昂然氣象，開口自別，若李太白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堂上語也。凡下官見上官所言殊有條理，終不免有局促之狀，若劉禹錫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堂下語也。凡訟者說得顛末詳盡，猶恐不能勝人，若王介甫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蹊手自栽，此階下語也。可謂能近取譬。

前明黎城僧懶雲能詩，其題山水箴一絕，體格自淨，頗有唐音。詩曰，攜筇小步踏蒼苔，遙指青山雲正開。澗水松風聽不絕，又教童子抱琴來。僧皎然見之，定當把臂禪林也。

番禺張南山太守黃鶴樓詩，意境空闊，爲集中之冠，詩云，仙人去後詞人去，但見長江日夜流。江上白雲應萬變，樓上黃鶴自千秋。滄桑易使乾坤老，風月難消今古愁。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綠滿芳洲。

南山懷仙詩四首，蓋爲未娶而斷弦作也。句有浪說蘭香嫁張碩，不知仙子憶劉晨。上句用杜蘭香，下句用仙子似落空。攷同原錄有載劉晨遇二女事，二女一曰麗英，一曰霄貞，麗英一作麗質，霄貞一作霄珍，仙子改爲名字較貼切。

金華王蘭汀懺尹家齊云，詩教所施至廣且博，自郊廟朝會祭祀燕饗，使臣之諮詢，軍旅之勞旋，以及友朋交遊贈答，近而室家昆弟歡好合樂，遠之羈旅行役怨恨愁苦。其大者若政治之得失，民俗之臧否，古人靡不發爲吟咏以見志，故詩之爲用至宏。君人者將觀覽而興革政教，因之化民成俗。學詩者用以感發志意，而治其性情，考鑒得失，識所趨向，學術正而人材奮興，胥於是乎賴。故聖人立教，於詩尤諄諄焉。後人去聖久遠，代有作者，體製迥殊，源遠而流多歧，其能者識足以探學術，辨沿習，奮迅思力，以求合於古人立言之旨。昧者不察，所見既蔽於淺近，所造復安於固陋庸狹，又其甚爭名之念勝，奮其私智，倡

爲新說，舍正雅而趨詭異，流失遂不可究極，則詩教之敝也。豈古今性情學術有殊異哉，蘭汀論詩此節，可爲近日淫哇之戒。

蘭汀五言律詩在浣花右丞之間，有直接浣花者，港口曉發云，樹樹朝含霧，村村曉出雲。春流低岸沒，霧景亂峰分。瀑布懸崖落，漁歌遠浦聞。忘機借海客，行入野鷗羣。

作詩有身分，則詩不虛作，蘭汀詠白鷺云，聯翩看振鷺，浩蕩比馴鷗。信爾清江上，蕭疎何所求。側身蘆荻宿，隨分稻粱謀。斯意伊誰識，吾生亦自浮。讀此可觀品概。

柴桑（即德化縣）陳東浦奉茲著敦拙堂詩集十三卷，其於孺慕之誠，師友之誼，以及學問志節經濟事功，一一皆流露于詩，非漫然作者。蓋陶柴桑後復見此君，桐城姚姬傳謂其詩才力沈毅，其發也濤以閔，功用刻深，其出也慎以肆，以其善學杜子美，世人蔑有逮焉。大興朱文正公贈詩，有功高匹翁孫，吟苦宗山谷，無愧色焉。余最愛其五言古五言律，雅淡似陶，雄瘦似杜。五律直揭少陵之室，句如極感鳥饑意深愁花後時。朔風新陋巷春夢舊長亭。寒蟬兼鳥暮遠水帶雲秋。牽船移北斗看火過前村。岸色馳寒草江聲捲霧雲。暗磯滌浪轉寒日映雲團。官舍躋青石人烟覆白沙。日霽石田水風香春柏林。細路盤隄雨高岡會勁風。遠村籠月色新穀蘊蟲聲。池漲蓮缺側田肥稻本長。青崖橫石出黃葉晚風斜。溪水仍浮色蟲聲似有懷。春水涵桃萼清風長豆花。釣船波上定酒旆寺前斜。水田羣鴨喚麥地老農看。青苔光破水翠麥秀延坡。叢蘭抽細葉春鳥噪空林。清水隨楊柳微風入李花。江曠籬邊月山涼寺下鷗。天光掣林木池影倒行人。寄情從遠得答問入忙能。竹色深圍巖鳥聲大入風。園蔬立沙鳥村火混江烟。碧蘿垂洞合白鳥拂碑過。急流車底過疎雨炬邊明。黃花鋪野潤鳥立巢高。春水深觀活江雲臥視新。江痕添夜雨田色待良苗。雀窺倉隙語蟲近坐隅吟。煙村開僻遠水石媚清寒。拓几瓶花落巡檐瓦雀窺。土竈薪皆樵烟籠網得魴。雲遠一聲雁風沈何處

春。濕雲低戀竹新漲亂穿林。晚桂香逾馥秋蟲網更多。風輪收岫雨雲確轉灘雷。林雨垂桐子田泥養稻孫。空船堆網罟遠寺簇蜩螿。野風開酒熟秋水見荷餘。帆開孟津濶岸擁太行多。岸垂高柳色波泛白鵝羣。蟬嘶雲日動雞上屋山重。川引孤城曉雲凝數岫秋。危橋撐落石孤峯鴛鴦淵。鷺江波盡白遠柳氣初青。雲氣夕無限庭階秋已生。遠泉入塞急野鳥狎人低。碧稻兼葵淨清渠帶鴨流。古廟款泥馬晴空定紙鳶。語語經鍛鍊而出。

青蓮絕句純乎天籟，非人力之所能爲，龍標則字字百練出之，兩家蹊徑各別，猶畫家之有南北二宗也。龍標詩絕句百練中多以神運，不落迹象，如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潘四農謂此詩前二句便全是笛聲之神，不至更吹羌笛矣，四農可謂識曲而得其真。

鄭嗣津陽門歌、爲全唐詩第一長篇，中言羅公幻術頗爲怪異，然至逢纒上之山鬼，不能爲官家指發六軍，其幻術亦不足重矣。

懷古詩宜包括醞釀，一邦沿革，瞭如指掌，非泛作通共懷古也。金華王蘭汀韃伊懷古諸詩，均能舉其大要。吳中懷古云，虛廊屢響碧山陬，風起梧宮動客愁。傅粉冶容懷越女，採蓮遣調聽吳謳。城闌積圯紛礧町，劍氣銷沈黯虎邱。卻上靈巖更憑弔，胥濤怒捲海門秋。燕臺懷古云，變徵聲淒慘不懼，故人幾輩白衣冠。督亢地迴黃雲暗，易水風迴落日寒。劍術畢生輸蓋聶，烏頭終古怨燕丹。狂歌結客荆高市，望眼金臺爾許寬。楚中懷古云，九辨悲憂繼九歌，靈均哀怨奈愁何。囊拳香草芬芳積，淚染斑筠點滴多。北落憑捐湘浦佩，西風初起洞庭波。傷心年少長沙傅，手製鴻文弔汨羅。咸陽懷古云，上林遞遞接甘泉，卅六離宮夾道懸。太壹初開陳寶鼎，昆明幾見肆樓船。褒斜西望連雙華，涇渭東流匯八川。兩谷丸泥成底事，論都愁賦二京篇。浦中懷古云，高臺一賦大風歌，三尺親携古太阿。社禱粉

榆偕父老、雲飛芒碭接關河。故人道舊惟榆極、遊子懷鄉感慨多。咫尺斬蛇薄畔路、宵聞
嫗泣淚滂沱。洛中懷古云、鼎徙咸陽定洛陽、漢家飛伏故靈長。全羅郡國成鈎黨、盡聚金
錢作室堂。烏篆奇文矜小技、石經妙迹勒中郎。平津愁絕螢飛夜、萬乘無端向北邙。蜀中
懷古云、蛇鳥猶懸八陣圖、永安宮闕久荒蕪。漢家火德憑闕井、丞相軍聲記渡瀘。玉壘銅
梁號天險、巴歌渝舞艷名都。闕宮一體長祠祀、魚水君臣曠代無。鄴中懷古云、萬瓦飄零
付劫灰、猶傳遺址古三臺。纔看寶鼎當塗徙、旋見銅仙洛浦來。形勝千秋河朔地、文章一
代建安才。西陵寂寞聞歌吹、總帳風生劇可哀。金陵懷古云、江山龍虎自縈蟠、王氣銷沈
足浩歎。雙闕觚棱峰影峭、六朝羅綺浪花寒。水犀浩蕩明元武、金粟飄零踏瓦官。照影降
幡餘劫火、石頭城尚倚瓚旒。隋宮懷古云、大堤風絮亂斜暉、殿脚三千往事非。盈解曉催
螺黛入、漫山宵見野螢飛。玉鈎埋骨悲黃土、錦段栽帆艷繡帷。消歇迷樓舊歌舞、雷塘春
草故芳菲。洛宮懷古云、風烟漠漠落宮秋、往事繁華逝水流。無復旂旗趨藪澤、徒餘臺榭
圯山邱。荒唐雲雨詞人賦、參錯宮商下里謳。千古三閩遺恨地、不堪王粲賦登樓。越臺懷
古云、蠻夷嶺海恣崎嶇、竟據南禺作霸圖。逐鹿雄心徒屈強、抱孫晚節自嬉娛。閉關書被
任都尉、愛客裝貽陸大夫。一自戈船爭下瀨、朝臺招恨聽啼烏。

□□亦有懷古詩十七首、閩中懷古項聯云、甌縣壺天閩縣石、考亭書室幔亭雲。吾閩謂之
西甌、並無甌縣、西甌對湖之東甌也、甌縣二字無來歷。頸聯云、巖中物產茶爲葉、海底
神通醋是文、吾閩崇安武夷山多茶樹、崇安去省垣約八百里、惟在地鄉民有採茶者、閩中
十府二州實無以此爲業者、此咏古者尙嫌掛漏。

山房隨筆四禽言、錄其鶉鴝一首、音節悲愴。鶉鴝鴝、鶉鴝鴝、帳房遍野相喧呼。阿姊含羞
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擄、猶得同處爲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妬、這個不

是親丈夫。此等詩入樂府、試問誰可敵手。

前明劉才甫曰魏武短歌意多不貫、當作七解可也。

誇我何嘗非賞識、欺人畢竟不英雄、此楊果勇侯芳句也。橫戈荷戟之中、有此羽扇綸巾之度、亦爲罕觀。

長洲顧幼耕茂才爲耕石太史嗣君、有西山梅花句云、擬伐重輪桂樹叢、移將仙骨廣寒宮。有味乎其言之。

湘潭羅仰山咏春柳詞云、長隄搖曳自年年、爲愛風流思渺然。一半春情描不就、東風催起兩催眠。語有趣味。

崔灑黃鶴樓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昔人謂費文禕也、文禕昇僊駕鶴過此、因以名樓。

※

※

※

※

※

柯爾所藏中國古銅器介紹

附考識

鄭飛而

A. E. K. Cull 及 James K. Cull 二氏蒐集中國古代銅器卅件、量雖不豐、乃類繁質要。所供材料除美術之部非本文所及外、廣括中國文字之演變、古代之星象學、波斯對中國文化之影響、雕刻花紋之蓄意、以及古代日規之來源演變等、皆堪注目者。美人葉慈 M. G. 曾爲著錄專書、所見多吾國諸家所不及處。茲更取其正而糾其謬、艸是文以供國內識者參照焉。

文中所用分期法實起於胡光偉先生及曾昭燏女士（見於南京中央大學出版文藝叢刊）

第一期 商殷期銅器——自有銅器始至紀元前十世紀

第二期 周期銅器——自十世紀始至戰國止

第三期 秦期銅器

第一器 方鼎 第一期銅器

右鼎體方兩耳四足、通耳高十又八分之五吋（廿七公分）。腹四角及中部有稜共八道。足作圓柱形、各有稜一道。腹通體作饗登雷紋、緣以小饗登及夔雷紋。口下橫溝一道、饗登紋上下各橫淺溝一道。足上部飾以小饗登雷紋、下環凸紋二道。無銘文。

此鼎花紋形式、殆起自商殷初期、與民廿三年安陽出土之方鼎大體形式相似。且與滿洲熱河行宮所藏二鼎亦似。（按：即圖方鼎二、及文方鼎、見容庚著武英殿彝器圖錄六至九頁）由此推之、此鼎當爲商殷或周初時器。

Yats 氏謂此花紋中夔龍之所以一足、殆由於側面圖表示法。非側面時則爲兩足（見第九器蓋上花紋）。

第二器 方鼎 第一期銅器

右鼎體圓、兩耳三足、分當。通耳高六又八分之七吋（十七又二分之一公分）。足作圓柱形、無紋。腹通體作饗登雷紋。共三饗登形分位於三足之上、兩饗登間以豎夔雷紋二、共六。夔形首下向、腹相對、位於分當之上。口有緣、下深溝一道。銘一字、深在器腹內壁作手執一斧、下人形。

Yats 氏對此銘文之釋法有二：

(一) 爲家名或族名——此種釋法極普遍、與國內各家說胙合。

(二) 爲著武功——此種銘文習見者多爲人形而無首。且安陽最近發現有這種銘文之器多件、更於墓中發現無首枯骨多具。由頸骨之研究、可知確爲砍首者。則是類銘文、殆爲紀念陣亡將士之徽號、而此器之作、殆爲殉葬之用乎。（註一）

右鼎爲商初器。

註一、羅振玉著三代吉金文存有鼎四皆類此形而無頭、殺人形鼎一、又二、又三、（見卷二、四頁）及殺人形父乙鼎（見二卷十九頁）、末鼎之銘文有父乙形如下。



若是，則 Yots 氏之說亦或有據乎。

第三期 子雨卣 第一期銅器

右卣橢圓、提梁兩端作獸首形、通提梁高十一又八分之五吋、（廿九又二分之一公分）通蓋高十又八分之三吋、（廿六又十分之四公分）提梁位於短徑肩部、作斜方雷紋。蓋頂有四棱作饕餮雷紋。中一紐、作團花紋及波紋。長徑邊蓋緣上有二方形突起、頂部各有波紋二道、側面各銘二字。蓋緣有棱二道、在短徑側、通蓋緣飾以雲紋、上下夾以小圈紋二道。肩部有棱四道、作夔雷紋。腹作饕餮雷紋、有棱四道。饕餮間並各間以夔紋二、共四。首上向、背相對。足飾以夔雷紋、間以小棱二道。下有凸紋一道。乃商器。

銘二字、作「卣」。重見於蓋之二鑿側面（見前）。

Yots 氏謂所謂饕餮紋實係兩夔龍所組成。唯或因器身所限、乃有有頭無身之夔龍、如本器蓋上者是。使更有隙地、則見全身首之夔龍二組成一饕餮形、如本器腹上紋是。

氏又謂「或應釋「已」而非「子」、說見郭沫若著釋支干（見甲骨文字研究）則是器當爲已兩族所鑄、而所紀念之人名則未著。

更有爵二、鼎一、與此器銘文相同、可斷爲同時同族所鑄之器。見於羅振玉著三代吉金文存。

按羅氏著此鼎、在二卷三十一頁。名爲子雨己鼎、銘三字、作「」。二爵、在十五

卷十八頁名子雨爵、及子雨爵二、銘各二字。文中「子」字與本器同、「雨」字則同子雨已鼎。就羅氏著鼎而論、則該鼎爲已雨族爲已作鼎。而此第三器之卣、及二爵、則未銘爲誰而作。理當明。

第四器 父辛卣 第一期銅器

右卣體圓似壺、形殊鮮、殆爲陶器型之遺留。通提梁高九又四分之一吋、(廿三又二分之一公分)通蓋高八又八分之五吋(廿一又十分之九公分)。提梁兩端作鹿首形。長頸、有瓦紋三道。肩上有溝一道。銘八字、在器內底上、及蓋底二見。乃商或周初器。

銘文



□乍作父辛

册寶尊彝

Yotta 氏釋銘文爲

(一) 卣爲作器者徵。是器爲父辛作、並誌册封、故曰「作父辛、册、寶尊彝」。

(二) 或釋卣爲雕字者之署名、爲父辛作器。

余意(一)說是也。徵諸字之形體、則卣二字(或直爲一字)之另刻也甚明。况(一)說殊牽強、未可爲信也。然卣亦未必爲雕字者署名。若釋作作器者之族徵、當妥。

又卣當卽爲亞形、上或爲鑄所掩、或係漏刻、例亦數見不鮮。以未見原器及拓本、未可斷也。

第五器 饗餮觚 第一期銅器

右商觚體圓。高十一又四分之一吋、(廿九又十分之八公分) 上部飾以仰葉饗餮紋四、間飾以雷紋及虺紋。中有棧四道、作饗餮雷紋。下部則環以蟬紋及饗餮雷紋。中下紋相接處有凸紋二道、無銘文。

觚之名、始見於春秋時、然未見著于銅器上。

按：右觚與容庚著武英殿彝器圖錄中之饗餮雷紋觚(見一三八頁) 花紋似全同、高則異。此器著錄不詳、難以排比。

第六器 饗餮觚 第一期銅器

右商觚。高十一有八分之五吋、(廿九又二分之一公分)、花紋與前觚同、唯因有小處差異、知非出於一模。無銘文。

以上二觚並容庚氏著之饗餮雷紋觚、皆無銘文。究其是否一組、則待來考者考之。

第七器 兩尾夔紋罍 第一期銅器

右商罍橢圓、高五又四分之一吋、(十四又十分之六公分) 頸有兩尾夔紋一道、間以雷雲紋、足高、有目雲紋一道、銘文爲鏤掩、不可辨。

罍及觚均爲酒器、是器名罍實爲美國學者所確定。罍始用於商之初期、至商末周初乃鮮見、殆逾其時矣。然戰國時、罍乃又見、流行於世。是器以花紋見、當屬商而非秦及戰國。

第八器 卣卣爵 第一期銅器

右爵兩柱三足、足作三角柱形、有流、有鬚、高八吋、(廿又十分之三公分) 腹有三棧、與鬚分腹爲四部、各有立鳥獸紋、兩兩相合、而成二饗餮之形、銘二字不可識、在鬚內腹上。二字下有刃創痕、或有銘文、亦不可辨。乃商或周初器。

銘文



亞形舟

Yates氏謂是器當爲煮酒之用，以其有三條長之足，若鼎然，置之爐上也。兩柱之用，則爲便於挾持，以免灼熱時，鑿之炙手也。

第九器 卣觥 第一期銅器

右觥高六又八分之五吋（十六又十分之八公分），有蓋，蓋上獸形二角。蛇形尾，器有流，有鑿，鑿上端作羊首形。器體橢圓，銘一字，在器內底上，蓋無銘文。
Yates氏謂蓋上獸形即爲夔龍之全面觀。（說見第一器）

銘文



矢宁

或謂是器爲齊侯子丁公作，並謂丁公名宁。Yates氏謂此種純係臆說，且與是器無補，未若釋卣爲作器者徵。可舉卣父丁彝爲證。

第十器 卣右方彝 第一期銅器

右彝體方，下漸減，有蓋，通蓋高七又四分之一吋，（十八又十分之四公分）腹四面各飾以鑿雷紋，緣以小鑿雷紋四，各有二獸身，而以此小鑿雷形爲首，腹下延而爲足，作變形夔紋。蓋爲屋脊形，亦飾以鑿雷紋。脊上有屋脊形紐，作小鑿雷紋，銘二字，器蓋並見。

乃商初器

銘文



亞形右

M. Neufuss 氏所藏最近安陽出土之銅器中、有三盃、銘文各一字、分爲：中、左、右。考爲祭祀時並用之三器。據此則或有與是盃相對之器乎。

第十一器 織足形盃第一二期過渡期銅器

右周盃有蓋、圈足下出方柱形、足極纖細、似不足以支器身者。成鼎足之式。兩耳、上端作獸首形、下端有珥。通蓋高八又八分之三吋（廿一又十分之三公分）。腹通體飾以瓦紋。上部圍變紋一道。蓋上亦有夔紋一道、與器若。無銘文。

以是器之花紋論、與第一期者不同、顯係由第一期演變而成。器身紋由通體而趨於一道、且三足之初型粗設而未精。容庚氏著武英殿彝器圖錄有御正衛盃、紋與是器似、無蓋及三柱形足。銘廿三字。又宣和博古圖錄（卷十七、十六頁）一盃與是器絕類、唯失蓋。有銘四十七字、郭沫若氏釋爲周恭王時器、（紀元前⁹⁴⁶—⁹³⁵）是器當與同時。
註：或作禹邗王壺、或作趙孟庠壺、

第十二器 黃池壺一對（註） 第三期銅器

右戰國期壺一對、大小花紋均等。高十九吋（四十八又十分之三公分）、有浮蓋、出八瓣花形、可爲蓋範、瓣之仰面飾二尾蟠龍紋、而俯面則爲兩首蟠龍紋、器身有綯紋五道、分腹頸爲六部；上部有花瓣紋內飾蟠虺紋；二、三、四、層純爲蟠虺紋、五層更飾以獸首紋四、爲

鑿登之變形。最下層與上層若、範以花瓣形。壺耳爲怪獸形、螭鼻、脩尾、尾上飾以疊口紋（爲回紋之變作圓形）、象鱗甲。

銘十九字、環刻於浮蓋之緣外、莫分起訖。Yelts 氏初列如下式：

禺干王于黃池爲趙孟介邗王之錫金以爲祠器。

是器之考釋、並銘文之論辯、陳夢家氏著禺邗王壺考釋所述甚詳、（見燕京學報、一九三七年、卷廿一）茲不重述。唯自陳氏發表是文後 Yelts 氏更發表一新列法如下、

（註）Yelts 氏原釋文爲：At Huang-ch'i'h the Prince of Han was aided by Ch'ao Meng. With the bronze bestowed by the Prince of Han this vessel has been cast for sacrificial offerings. - Yu.

邗王于黃池爲趙孟介邗王之錫金以爲祠器、禺。

釋「介」爲「援」。通釋爲「趙孟援邗王于黃池。以邗王之錫金以爲祠器」。（註）禺爲鑄器者徵號、此爲該氏最近之釋法、雖非定論、然該氏自謂不過備此一說、以供海內知者研討耳。

第十三器 獸首脚環 第三期銅器

右器獸首浮雕形、下御一環、環可動。全器長四吋、（十又十分之一公分）獸首後平、有楔形釘、蓋爲附於他器上作耳、或裝飾也。

是器獸形與黃池壺之紋若、當爲周器（或至紀元前五世紀）。

第十四器 軸承及轄 第三期銅器

右軸承高二又八分之一吋、（五又十分之四公分）體飾以蟠虺紋及顆粒紋、一端有綯紋一道。轄之兩端作獸首形。

第十五器 奩座 第三期銅器

右座、徑四又二分之一吋、(十一又十分之四公分) 三足、描銀花紋、渦紋、及菱花紋。或爲秦器、奩失、只存其座。

(未完)

那文毅壽內詩

友松

華齡四十慶增長、富貴真看占玉堂。恰是出門筵不預、怕人笑指老鴛鴦。
雪藕冰蓮嫩碧除、承歡獻壽舞綃裾。客中寄贈渾無物、爲報平安一紙書。
伴讀篝燈廿載前、榮封簪珥倍光鮮。秀才娘子言猶記、莫道秦嘉學少年。
皇華使節任奔馳、祿養何如色養宜。婦職爾能兼子職、孟光徒解案齊眉。
孫行歡繞今如許、壽履康強近若何。慰我天涯游子意、賢勞只此感恩多。
田疇失算久荒蕪、又愛官聲計更粗。米貴長安居不易、秋來典得玉釵無。
雲鬢綠黛列門居、不妬螽斯慶有餘。花絮輕顛二十載、靜思也自恨狂且。
辛苦廿年親井臼、起居八座大門庭。深閨瑣事何多述、說與兒曹仔細聽。

甲子六月中旬汴梁

右詩乃家嚴寄壽家先母四句之作、越七載先母仙逝、遺以付安裝爲此卷、每一展開心裂魂飛、不能置辭、惟愴恨呼天耳。道光二年七月十八日男容安泣識

那彥成字韶九號釋堂、滿洲正白旗人、阿文勤桂孫、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入翰林、官至吏部尚書、直隸總督。以西陲復不靖、將軍長齡奏事、由驢安集延誤國肇釁、革職家居、卒賞尚書銜照尚書例賜卹予諡。文毅公生於世胄、工詩能畫、遇事有執持、於權要無所屈。歿歷中外、雖所至有功、而屢起屢蹟、以疆臣之重、一被論劾、即行革職、不數年復任顯要

、是直奴隸臣工以喜怒爲予奪、安有進禮退義之可言。是以唯阿逢迎以成汚濁政治、此髮捻之亂所由釀成、而國於以不振也。詩爲其夫人四十壽作、甲子係嘉慶九年、已官禮部尚書軍機大臣、派赴河南鞫嵩縣民王雷傳習邪教案。文勤詩無刊集行世、壽內詩古人罕有、因錄而訂之。

※ ※ ※ ※ ※

稻花香館雜記

薇園

臨漢隱居詩話校補

魏泰字道輔、北宋時襄陽人、撰臨漢隱居詩話。清乾隆間嘉善何文煥輯歷代詩話編入之。案何氏歷代詩話、係歷代詩話總集、起南梁鍾嶸詩品、訖明顧元慶夷白齋詩話、都二十八種。其所收韻語陽秋二十卷、全唐詩話六卷、可謂洋洋大觀。其他小品雖有一二卷者、均爲足本、頗饜讀者。惟臨漢隱居詩話、所錄止三十四則、較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所刊、不及半數、其非足本無疑。考知不足齋本係出明人鈔本、歷代詩話出板在前、鮑氏不用之、而別求足鈔本、可知何氏所用之本不足貴也。雖然、知不足齋叢書書多價昂、人不易得、非若歷代詩話可人手一編也。且此爲詩話叢編、愛閱詩說者、止見殘篇、殊覺可惜。茲據知不足齋本校補之、以待世之好事者考訂焉。

神宗皇帝以天縱聖智、旁工文章。其於詩、雖穆王黃竹漢武秋風之詞、皆莫可擬其彷彿也。秦國大長公主薨、帝賜挽詩三首曰、海潤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佩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寬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非。曉發西城道、靈車望更遙。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幃暗、香隨玉篆消。芳魂飛北渚、那復一爲招。慶自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環沁、樓高已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

獻珠人。噫，豈特帝王，蓋古今詞人無此作也。（按此條冷齋夜話述之）

劉放詩話載杜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勿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尤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于豺虎也。予觀老杜潭州詩云、岸花飛送客、檐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于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檐燕也。詩主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張也。老杜最善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言也、而觀陰鏗鮑照之詩、則知予所謂主優柔而不在豪放者、爲不虛矣。

韓愈南溪始泛詩、將死病中作也。句有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又云餘年懷無幾、休日愴已晚。張籍哭退之詩略云、去夏公請告、養病城南莊。籍時休官罷、兩月同遊翔。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撐。公作游溪詩、詠唱多慨慷。又曰偶有賈秀才、來茲亦同井。秀才謂買鳥也。鳥有攜文謁張籍韓愈詩曰、袖有新成詩、欲見張韓老也。

世言韓愈白居易無往來之詩、非也。退之招樂天詩云、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又送靈師詩云、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爲誰編。是時韋處厚守開州、白樂天守忠州也。又有放朝會不報、半夜踏泥歸之句。樂天和云、仍聞放朝夜、誤出到街頭。樂天有寄退之詩云、近來韓閣老、疏我我先知。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詩者述事以寄情、事實詳情貴隱、及乎感會於心。則情見于詞、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將盛氣直述、更無餘味、則感人也淺、烏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感鬼神乎。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其言止於烏與桑爾。及其緣事以審情、則不知其涕之無從也。採薛荔兮江中、攀芙蓉兮木末、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江水深之類、皆得詩人之意。至于魏晉南北朝樂府雖未極淳、而亦能

隱約意思，有足吟味之者。唐人亦多爲樂府，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及其末也，或是詼諧使人發笑，此會不足以宣諷勸之情，况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甚者或譎怪，或俚俗，所謂惡詩也，何足道哉。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父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爾，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父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父，四人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耶。以我偶同存中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父之黨乎。一坐大笑。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按此條亦見冷齋夜話）

王航游金陵昇元寺僧房，見壁間繪一金紫丈夫，上題一絕云，陣前金瑛生無愧，鼓下蠻奴死合羞。三尺吳繡暗塵土，凜然蒼鶻欲橫秋。航不能辨，卷畫歸示其父王安國。平甫曰此劉仁瞻象，袁陟詩也。陟洪州人，慶歷初登進士第，官至太常博士，壽不滿四十，少有文學，古詩尤佳，惜乎早死，文章多流落。此詩在陟未爲佳句，然亦俊拔可喜，瑛音蟻陟誤呼也。

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適明皇駕至，浩然倉黃伏匿，維不敢隱而奏知。明皇曰吾聞此人久矣，召使進所業。浩然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明皇曰，我未棄卿，卿自不求仕，何誣之甚也，因命放歸襄陽。世傳如此，而撫言諸書載之尤詳。且浩然布衣闖入宮禁，又犯行在所，而止於放歸，明皇寬假之亦至矣，烏在以一棄字而議罪乎。杜牧好用故事，仍於事中復使事，若虞卿雙璧截肪鮮是也。亦有趁韻撰造非事實者，若珊瑚破高齊作婢香黃糜是也。李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香，初無黃糜字。其晚晴賦云，忽引舟于青灣，親八九之紅菱，姍然如婦，嫵然如女。菱菱也，牧乃指爲荷花。其阿房宮賦

云、長橋臥波未學何龍。牧謂龍見而學、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春秋書龍門于鄭之時門、退之詩云庚午鯀時門、臨泉觀門龍。韓自河陽還汴、但道經時門、豈復觀當日之門龍耶。(按春秋書門龍云云似宜別爲一則)

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涪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愧只在碎、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爾。

蘇丞相頌嘗云、館中見王平甫題壁、有宮殿影搖河漢外、江湖夢斷鼓鐘邊。使人吟想不已。平甫尤工用事、而復對偶親切。在京師有病中答予秋日詩云、忽吟佳客詩消暑、遠勝前人檄愈風。又曰北海知天諭牛馬、東方傲俗任龍蛇。王繹學士葬以九月、平甫爲挽詞云、九月清霜送陶令、千年白日見滕公。時挽詞甚多、無出此句。

章丞相惇自少喜脩養、服氣辟穀、飄然有仙風道骨。在東府栽桐竹戲作詩云、種竹期龍至、栽桐待鳳來。他年跨遼海、經此一徘徊。

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永叔與學士陸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見過、不可不飲酒也、因置酒共賞、即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永叔句有主人與客同休戚、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鉄甲冷透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快然不悅、後嘗語人曰、裴度也會宴客、韓愈也曾作文章、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却不曾恁地作鬧。

大臣有少時雖脩謹、然性亦通脫、有數小詞傳於世可見矣。慶歷中、簽書滑州節度判官行縣至韋城、飲於縣令家、復以邑倡自隨。逮曉畏人知、以金釵贈倡期緘口、然亦不能秘也。

嘉祐中大臣爲館職奉使契丹，歸語同舍吳奎曰，世言兩逢甲子則連陰，信有之。昨夜契丹至長垣，往來無不沾濕。長文戲曰，長垣逢甲子，可對韋縣贈庚申也。大臣終無悔恨。

下澤澆水處多蚊蚋，秦川西溪尤甚，每黃昏如烟霧晦合，聲如殷雷。無貧富皆以紗絹蒲疏蕉葛爲厨單，老幼皆不能露坐。至以泥塗牛馬，不爾亦傷害。范希文嘗以大理寺丞監秦州西溪鹽務，爲蚊蚋所苦，有詩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要問前程。

楚州有官妓王英英善筆札，學顏魯公體，蔡襄復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聖俞贈之詩云，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作蠶頭魯公體。英英貌甚陋，故云不事梳洗，中郎孫，君謨也。

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那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泣懇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舍之。梅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中落，不比孤洲老禿鶻。禿鶻尙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蓋謂此也。

苗振熙寧初知明州，致仕歸鄞，自明州造一堂極華壯，載以歸。或言鄞州置田，亦多機數而得。是時王逵亦居鄞，作詩嘲之曰，伯起雄豪世莫偕，官高祿重富於財。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十隻畫船風破浪，兩行紅粉夜傳杯。自憐憔悴東鄰叟，草舍茅簷俱可哈。伯起振字，東鄰逵自謂。是時王荆公秉政，聞此詩，遽遣王子韶爲浙路察訪，于明州廉得其實，遂起大獄，振竟至削奪。

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衆。張奎妻長安縣君，荆公之妹也，佳句最多。著者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按此二句載荆公集中，題爲示長安君，此恐誤傳）。吳安持妻蓬萊縣君，荆公之女也。有句曰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意應憐我憶家。

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劉天保妻、平甫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幕，春去春來那得知。荆公妻吳國夫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灑脫可喜也。

蘇子美監進奏紙，因秋養會，同舍各餽金以飲。時洪州人李定欲與此會，求堯臣以干舜欽，不從，定大怒，遂暴其席上之事於言路，一時俊寮皆坐斥逐。聖俞有客至詩曰，有客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謂定也。

國初官舟數少，非達官不可得。太宗時朱巖第三人及第，稅舟赴任，至王禹偁送詩曰，賃舟東下歷陽湖，榜眼科名釋褐初是也。天禧末李迪自宰相謫衡州副使至儀真，是時鄧載爲發運使，假張駝子客舟赴貶所，尤可怪也。

陸起性滑稽，宰吉州廬陵劇邑，訴訟尤多，起既才短，率五鼓視事，至夜分猶不能辦。自作一絕題廳壁云，驅鷄政府本來無，剛被人呼邑丈夫，及至五更侵早起，算來却是被鷄驅。杭州天下之佳郡，衣冠之所樂處，故退之云東吳游宦鄉是也。入幕尤多佳士，慶歷中方楷守杭，會三幕客皆年近七十，其間又有經生，於郡政殊無所補，衆所鄙笑，而方亦惡之。有無名子嘲之曰，綠衣紅蓮客，青衫白髮精。過廳無一事，咳嗽兩三聲。

葛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方平謂姑曰，不見姑已五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經竊視麻姑手如鳥爪，心念曰背癢時正可爬背，方念時而方平已知。責經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手可爬背，于是鞭經背。皇祐中江西有一事正類此，李觀題麻姑壇記以嘲之曰，五百年來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娥。擘麟方擬窮歡樂，不奈閒人背癢何。

永叔詩話載本朝詩僧九人，時號九僧詩。其間崇惠尤多佳句，有百句圖刊石于長安，甚有可喜者。嘉祐熙寧間吳僧文登尤能詩，其詞句飄逸尤長古風，其可喜者不可概舉。有落宮集

兩卷、鄒獬爲之序行於世。

楊文公談苑載本朝武人多能詩、若曹翰句有曾經國難穿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劉吉父詩云、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大年稱其豪。近年有張師正本進士及第、換武爲遙郡防禦使、亦能詩。有昇平詞云、舊將封侯盡、降王賜姓歸。又有蝸角功名時不與、澗松材幹老甘休。分鹿是非甘委夢、落花貴賤不由人。他句皆類此。

有武士方圭好作惡詩、極有可笑者、有旁見集行於世、多爲士大夫之口實。慶歷初宋丞相庠守揚州、會圭經過赴會、至於席上談詩、嘲嗜可厭。宋公厭之、因顧望野外有牛繫樹下、牛拽樹將折、宋公謂座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樹。恢已曉公意、應聲對曰、怪鳥啼春不避人。公大笑、圭亦慚怒。

馬遵謫守宣州、及其去也、那僚軍民爭欲駐留、至以鐵鎖絕江。遵於餞筵倚醉令官妓剝樞實而食、眷眷若流連狀。又以前乘驄馬寄梅聖俞家、那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人絕鎖解舟、以水沃槽牙使之不鳴、逮曉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下陵陽峰、扁舟江上去無蹤。又牙鐵鎖漫橫絕、濕櫓不驚潭底龍。斷腸吳姬指如筍、欲剝玉樞將何從。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重。却顧舊勒病驄馬、塵沙歷盡空龍鍾。蓋謂是也。

其篇末注云、洪武九年歲在丙辰、閏九月壬辰癸巳兩日、在華亭集賢門外烟波草舍雨牕寫映雪老人誌、時年八十歲等語。大底是編相傳、數百年來止有鈔本、故傳鈔時復參錯、不足怪也。且各條雜出於漁隱叢話冷齋夜話諸書者、文字復多異同、蓋亦由傳鈔譌誤也。

※

※

※

※

※

鹿巖小記

魏忠賢縊死阜城、詔磔其屍、必不能歸葬西山、清康熙間御史張瓊奏發其墓、余早疑之。近

退翁

讀吳西齋環（梅村先生子）碧雲寺詩注云、寺後有明大璫于經祠、魏忠賢衣冠塚、爲之釋然。衣冠之塚平夷足矣、何必發掘。寺後爲大璫叢葬所、藉此掘取殉物、如宋摸金校尉、事所必至。明代闍禍毒痛四海、其惡報不當如是耶。如張璠者、或明代被禍諸賢之所轉世耶。

己未元日大雪、騎驢入山、道過青龍橋慈恩慶寺、經聲琅琅。入視、破屋中一僧持誦、雪已塞戶、撥雪相晤。僧字圓福宛平人、出家海甸藥王廟、曾入五臺山苦行多年、歸而守此、以起廢爲己任、後屢過之。因爲募集興修、先後得數千金、始築練垣、次山門次大殿又次護法殿。寺邇自明宣文明肅太后、殿舊有額曰大通智勝之殿、余補書之。其後善信繼起捐施、兩廡廊屋俱已成就、圓福乃懸鐘板、請普泉老人爲重開山第一代、遂稱京西上刹。圓福樸拙而戒行清嚴、精特大悲心陀羅尼、爲人呪水療疾、水從瓶中涌出。又月明之夕、見窗外有物往來、跡之形如犬、長毛拂地。坐石覘之、行近前甚馴擾、摩以手、突躍登屋角、雄偉赫耀、不可睇視、殆神物歟。

壽安山後簸箕水有神廟、內監居之。水清瀉玉、桃樹彌山、偶過之、坐石徘徊不忍去。見一女子頰長白皙、雲鬢利屣、丰神俊俏、而顏色不華、詢之內監眷屬也。闍豎不能人、而蹂躪特甚、傷生理、昔有沈柳亭者見寵東朝、清末城南頗有名、晚居陽臺、高睨大談不自諱也。慈壽寺亦明建、在紅山口、今圯盡、一石佛存。慈恩寺東山麓有古風禪師塔、即慈壽開山第一代住持也。地爲我有、塔頂墮壞、余屬圓福爲修補之。

西方庵在青龍橋西、有凌霄閣相上、夏時花甚燦燦、內監居之。余從牆外得見花、因叩扉訪之、問寺創何年、曰元代、有石爲證。引入殿旁小室、啓土出石、乃明宣文明肅太后頒賜瑞蓮觀音像也。云西苑軍人屢來摹拓、不能拒、願以歸我。爲修補大殿破漏、並給菽一石、迎歸壽安、倉以石、名其地曰寶相崖。其上紫籐離披、花開如華鬘瓔珞、不減凌霄也。

瑞蓮觀音像訪得前一夕、獨宿山中、夢大士從雲端而下、及覩石刻、儀相宛然如夢中見也。大士願來居、故啓內監喜捨之心耳。手拓十數本施送同好、合肥李新吾姻丈得之、裝成供奉、外施羅幔、女僕手不淨、燃香拂幔、火爆起燒幔、及像而熄、其靈應如是。

飛機場之設、黑塔村被收用、清馬鳴珮馬雄鎮馬世濟馬國楨四世墓皆遷徙、誌石出土、清初大官衛周祥吳正治李光地等撰文、沈荃王宏祚于敏中等書丹。鳴珮清初功臣、雄鎮死孫延齡之難、世濟忠孝、雄鎮妻李氏、世濟妻董氏皆殉、二百年後乃不能安其體魄、悲哉。董氏畫像會見於宅東小市、重其節烈、因收而藏之。

黑龍潭爲壽安支脉、山色水光頗爲清異、清康熙間祈雨、潭底龍爪見、因加封號、見抱冲齋詩注。改革以來、雖燠旱、無齋香帛以祈者、余居一嶺之隔、山田缺雨、則春不能種、而秋無獲、屢往祈禱、靈應如響、神於京西可謂厚庇矣。

八旗貴顯、昔多耽山水之人、李鐵君居盤山、多海槎住翠微靈光寺、貴月山住大悲寺祕魔崖、薩湘林時住臥佛寺、圖裕軒坐逝延寧庵、其人皆高曠肆志、生有自來者、近世殆罕聞矣。端甸齋於靈光寺池邊建屋、曰歸來庵、後遂爲寺有。徐靜宜於靈光上頭築院落、不往住、亦不許人游、終歲扃鑰、寺僧借用弗得、幾興訟。寺當翠微左肱、入山不深、而特饒幽勝、自聖安師歿、而繼席屢起紛爭、每過輿歎。

功德寺明建、門外石獸詭異、著於志乘、清歸章嘉呼圖克圖。胡馨吾以八百金租住、遂毀山門、撤石額、其歿也、聞即厝此、與張蔭棠改妙雲寺爲石居、同一見地。胡好修飾、晚年猶日染髮、毒從髮入腦、遽致殞身、可不戒哉。

水塔園在城子山北、岡巒廻合、地甚幽邃、有軒可眺東北諸山、舊爲英煦齋相國別業、以贈成親王、今屬溥侗將軍。厚齋南游久不返、臺榭傾圮、陳設器用、悉爲其妾番禺劉寶細載入

城易錢米。劉作山水畫亦楚楚有致、時時藉以佐饕飮、給兒童學費、憫其遇者每資助之。姚元之竹葉亭雜記、謂寶藏寺產菊花石、性羸鬆、其文儼然菊花、斜側反正悉備、今未聞有此、殆亦化石之一種、徒有其文而不堪使用、未足貴耳。

寶藏寺清嘉慶時、僧善養桂、茂盛如江南、寺久歸內監小德張、而盆桂尚有存者。枝柯確如青銅、余偶過方作花、金粟滿地、香氣中人、心骨皆醉、幾疑身在錢唐、滿覺壠也。

山地舊不論畝、自阜成西南開闢新市場、平墓以千計、遷葬者皆於山麓覓地、岡隴坡陀居爲奇貨。余夙主山龍、以其氣局真犄、且少城郭道路之虞。水竹邨人嘗謂京城氣盡、當於西郊別築新市、身未能行、乃成懸識、奇哉。

康熙初碧雲寺後、破一古冢、羣蝶飛出、散栖崖谷、呼曰老道即來、中有金黃色者、一翅有孔尤靈異。往來於天壇、太常寺、善果寺、亦嘗至士大夫家、欸以酒輒下吸、世所稱仙蝶也。今京城亦不見踪跡、碧雲亦無蝶、山中花時蝶頗多、迄未覩此、而同光間竟遠至關塞朝鮮美利堅、可不謂仙乎。

(未完)

※ ※ ※ ※ ※ ※ ※ ※

詩論

張威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即書所謂詩言志者也。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於三百篇見之。夫詩貴乎聲也、故聲必有律。而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切乎聲、未有聲入而不應、情感而不通者。聖人因其情、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深入、類聚而情見、情見而感易交。蓋詩者所以宣沈鬱之思、寓神妙之化者也。故先王協之於宮徵、被之於箏絃、奏之於郊社、頌之於宗廟、歌之於燕會、諷之於房中、可以格天地、感鬼神、暢風教、通世情。昔太

史公有言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也。朱子作序、謂溫柔敦厚屬於詩教、是以後之詩人、率奉三百篇爲祖、由來久矣。及夫風雅道微、楚騷繼響、詞稍激露、而芬芳排側、猶變雅之遺也。漢興相和諸曲、變爲五言、殆自蘇子卿河梁傷別、羅敷采桑述志、始有斯作、雖婉而不露、猶足形四方之風焉。漢武建柏梁、七言乃作、惜不博采古制、協比聲律、而以嬖人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采風之義、變爲靡曼之音、詩益下矣。其後曹氏父子、崇尚雕飾、浮靡之風、濫觴於此。然若孟德短歌、恢宏詭變、傳爲不朽。陳思煮豆之詩、雖出草率、感慨悲傷、亦自奇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之別體也。晉世以降、多好清談、放誕縱逸、阮籍之徒、高列諸子、今視其詩、大類華而鮮實。逮乎六朝、庾開府鮑參軍輩出、巧思透迤、驚才絕艷、嫌少古樸之氣。沈約創四聲八病之法、宮羽相變、低昂相節、格調甚密、而時人未能謹守。至陳隋之際、流弊已極、陳子昂感遇詩、漸復爾雅。及夫唐賢蹕起、頓振元音、世尤盛推杜少陵李太白諸公。比響聯辭、雲委波屬、一洗六代之靡、下開三唐之風。二公爲聖哲鴻才、故杜詩渾厚天成、李則才華飛騰、後之人譽爲聖仙、有由來矣。蓋皆非學而能致者也。香山詩則老嫗都解、平易直語多、誠所謂綯爛之餘、歸於平淡。孟郊賈島之詩、雖多寒澀峭野、然亦自成一家。宋代以來、歐陽永叔蘇子瞻王荆公之流、分途競騫、俱標秀逸。尤以蘇氏馳驟之才、出於天縱、詩極瑰瑋、僅能髣髴其迹、不可捉其影也。黃山谷超悟之妙、遒練獨造、別爲江西派之祖。元人曲固艷麗、而詩亦纖巧輕蕩、四始六義、蕩然盡矣。明前後七子之流、若何景明王世貞、詩雖力求古奧、僅摹其迹耳。至末世公安竟陵派出、以性靈唱和當時、詩多冲澹。有清初葉、復承七子之遺風、如錢牧齋吳芝麓等、未脫明賢窠臼。至康乾間則漁洋以清麗見工、樊榭以幽峭標勝、自餘名輩、後先輝映、詩事始振。蓋詩以三百篇爲元胎、至唐則集詩之大成、若宋、若元、若明、若清、皆以唐詩爲門戶堂奧。

也。由是而觀，則知詩者乃神明之律呂，造化之祕鑰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乃因言以求意，其亦庶乎有得於詩矣。

提要鈞元頗有見地文亦暢達

課藝選錄（第六次月課）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義

李次仲

周衰道熄，異說爭鳴，子思子憂道統之失傳而作中庸。中庸以盡人合天爲宗旨，開宗明義即揭出道原於天之義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也道也教也，三者相承，皆順此天理之自然，無所用其矯揉造作也。夫天命即性也，天賦是性於人謂之命，人秉是性於天謂之性。湯誥維皇降衷厥有恒性，恒常也。本然之良，發而爲四德，無非率循其所得乎天者，見之於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夫道若大路然也，本性皆善，而氣質之性，不能無清濁厚薄之異，賢智或失之太過，愚不肖或失之不及。且物欲之昏蔽，又或無以全其所受之性。聖人於此不得不爲之品節防範，仍本乎渾然之天理，以垂教於天下後世。此克復之功，與道德齊禮之訓，皆所以盡人合天，亘萬古而不能變也。道統之傳集大成於孔子，先知先覺，即知此道覺此道也。聖人事功，極之旋轉乾坤，斯道之博大神化，幾若未可端倪。而不知聖人之教，固不出倫常日用間，聖人之道，即盡人皆可與幾之道，率性而已，盡命而已。故聖人之道平易近人，善學者初不必好高鶩遠，但當求之倫常日用間耳。大學言絜矩之道根於心性，中庸言天人之詣基乎致誠，曾子子思皆傳孔門心法，故其言有互爲表裏者，夫道一而已矣。

金臺懷古七言古體

李次仲

燕山莽莽易水波，招賢奔走羣英羅。築臺師隗等閒事，樂毅鄒衍劇辛先後來相過。就中獨有

昌國真國士，復讎雪恥勳足多。功成不成亦天數，猜嫌妬忌將如何。將軍逝矣乃逐鹿，報燕一書讀之淚滂沱。君臣之際古所慨，魯陽日落徒揮戈。噫吁嘻，市駿莫市皮與骨，荒臺夕照空峨峨。

義精關透切能得天人合一之理詩亦健旺

朱子設社會以便農論

黃復

周禮遺人之職，委積以恤鰥寡，積儲便民，所係甚重。是故治平之世，無不加意倉儲，而其法尤莫善於社倉。以本里之蓄，濟本里之饑，權豐歲之贏，救歉秋之乏。緩急相通，不出同井，子母相益，積久彌盈。三代而下井田誠不可復，而并有餘積里有同仁，則惟社會爲獨得之焉。宋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朱子時官崇安，爲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屬本鄉朝奉郎劉汝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逐年斂散，少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廩，以原數六百石還府，得見管米三千一百餘石，存倉不復收息，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乏食。淳熙八年請以是行於司倉，民多賴之，誠兩益兼濟之善政也。相沿及今七八百年，後人以爲此朱子行之而有效者，相與仿而行之。然往往暫行而輒廢，且有未見其利而先蒙厥弊者。蓋徒知法爲朱子之法，而不自度其人非朱子之人，則亦如荆公青苗之法而已。（社倉初行息取十二夏放冬收與青苗大致相同開報支米漏落增添必送縣處罰收米時如有走失必保人均賠不能免於責朴亦與青苗無異）夫社倉之法，非一手足之烈，其制有監官，有社首，有保正保副，有隊長保頭，有人吏斗子。當朱子之始行於崇安也，其任事分勞者皆其門生故舊，學道君子也。後世首事者之清正，即無媿於朱子，而分任其事者非劉汝愚諸賢之比，則其法亦不可得而行。且不特後人之效之者未嘗量度其人，即朱子當日疏請下其法於各路，固亦未嘗量度天下任事之人不能盡如一己，而分任其役者

亦不能悉如已之門生故舊也、則無怪乎其不能行。（其時雖下令司倉而州縣行之者不過一二未嘗廣有所推行也）蓋有治人無治法者、古今之通病。奉行得人、則青苗亦社倉矣、苟非其人、則社倉亦安在而非青苗。且青苗之法、後人畏其名而不敢行、社倉之法、後人樂其名而亦不能行。非獨利之所在、任事者難其人、即蚩蚩之氓、亦未易盡如吾意也。然則朱子之法將終不行於今日耶、曰不然。社倉規模長久、非近功速效可比。誠使中外晏然、戰爭永戢、得良有司因地因時、斟酌損益。而復有端人正士以輔相其間、不侵不擾、共矢實心、則偶逢歉歲、未必無補。況其行之久、而不無大效哉。比歲以來、匪盜滋多、各省市皆恢復保甲以安閭閻、用意未嘗不善。顧於朱子社倉遺法、尙未有措意及之者。不知天下之民、必有相生相養之實以爲之經、而後可行以相保相助之法以爲之緯、二者原有兼濟之功、亦具並行之妙、一經一緯、用幾古治、非苟而已。載企紫陽、芳徽未沫、有牧民之責者、盍亦加之意哉。

持論似奇實正可當明體達用四字

擬庚子山小園賦有引

黃復

昔者長洲有故王之苑、沁水稱公主之園。西京廣漢之家、東晉辟疆之圃。並疏池引水、壘石爲山。珍禽怪獸之紛羅、奇樹名葩之交植。然而一堂二內、容狎易安。兩架三間、賞心斯在。何必重門複道、高閣修廊。爭銅陵之豪、傲金谷之麗。寢以藻繪、上擬王者之居。構以金銀、仰規化人之宇哉。余自少壯不遑啓處、影纓吳會、匪江左之夷吾。綰綬徵函、豈關西之夫子。半生痼疾、特愛煙霞。數畝敞虛、聊蔽風雨。偶依綠水、自葺小園。不買青山、非誇大隱。木牀草蓐、稍異蝸牛之居。士水漸臺、敢侔白虎之殿。幸琴尊之有託、亦車馬之無喧。庶幾不廢嘯歌、少寄情賞爾。

若夫數椽之庇、環堵之宮。簾疏織葦、戶小編蓬。階非飾玉、砌不塗銅。乍牽蘿而室補、時

種糧而墉崇。傍止車而地近，施行馬而恩隆。既惟鄰兮是卜，羌有屋兮非豐。謝樂游之苑裏，輪離圻之園中。澤匪季倫之梓，山無宣儼之桐。闢福門以四敞，居安宅以何患。略比鶴巢之適，差容鼃吹之環。飛雲在棟，明月當關。春陰三徑，秋水一灣。南隱而冬宜寄傲，北戶而夏足消閒。聽鳴禽之屢變，看倦鳥之時還。風常清於入室，泉不濁於出山。人在羲皇以上，地當廉讓之間。日近華林，春生枯樹。芳草還新，青山如故。誰爲招隱之詩，偶作閒居之賦。尊無客而不空，曲有誤而能顧。開花落葉之天，暮燭晨鐘之路。雖夜游而何傷，亦日涉而成趣。猶依北闕之雲，未隱南山之霧。身安秦地之風，家少漢臺之露。一詠一觴，一邱一壑。宅許面城，田無負郭。閒栽潘岳之花，不賣韓康之藥。小山之桂扶疏，大谷之黎交錯。沼植芙蓉，洲牽杜若。細果連枝，新篁解籜。書帶痕疎，垣衣影薄。春草慵除，秋花不落。風月爲隣，麋鹿是友。谷則雅稱愚公，林則常招巧婦。燕處堂而無驚，鴛在梁而有偶。猿猱宵鳴，鷹隼晝走。吟和蛩蛸，言傳鸚鵡。馴野獸於庭隅，引家禽於坐右。蓮葉動而魚游，梅花寒而鶴守。鵲巢孫綽之松，鸞囀陶潛之柳。膳靡雙鷄，門容駟馬。故人能來，新詩同寫。花明桃李之園，酒熟粉榆之社。風輕翡翠之簾，日煖鴛鴦之瓦。勝地身閒，良辰天假。偃息林泉，流連杯舉。水閣弦終，池樓燭灺。無譏北山之文，共醉東籬之下。若乃風颺道阻，舟楫路窮。猶持使節，漫寄郵筒。指牛頭兮雙闕，悲鶴唳兮八公。懷帝閭兮不見，惜王氣兮將終。平沙迷漫，落木溟濛。長波春綠，野燒秋紅。悵人間之何世，存田舍之一翁。夢繞吳江之水，魂銷隴首之風。溫廬涼蔭，琴室吹臺。芙蓉乍放，芍藥仍開。竹有平生之種，花多去後所栽。別長隄而憶柳，逢驛使而思梅。意逐南雲之去，愁深朔雪之堆。獨悲歌而慷慨，空望遠而裴回。存海內兮知己，悵江南兮徒哀。撫刀環兮老我，彈劍缺兮歸來。

遙情逸興慨當以慷

金臺懷古

王健秋

易水流猶昔，昭王安在哉。高風傳後世，殘照下荒台。勝事空留蹟，黃金誰愛才。我來獨憑弔，千古有餘哀。

詩有氣力

讀莊子天下篇書後

董子堅

南華經一書、道學精華之所萃也。言道則玄妙虛無、飄渺莫測、爲文則汪洋恣肆、恢詭奇譎。重寓言而諱事實、主性靈而忌糟粕、殆所謂游戲人間者耶。後世莫明其旨之所在、每多譏之、賢如韓文公、尙謂莊周以荒唐之辭鳴。嗚呼、吾讀莊子至天下篇、於是有感於斯言矣。吾謂荒唐何病、荒唐然後見莊子。非真不惡荒唐也、荒唐其辭、而不荒唐其意。詩所謂善戲謔而不爲虐者此也。豈必以此譏莊子哉。昔東郭子問道惡乎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莊子之措辭如此、謂之荒唐、誠荒唐矣。然略其辭而觀其意、所以明道無不在、物物而不物於物、所謂大莫載而小莫破也。如第以辭而已矣、其如以文害辭何、其如以辭害志何。駁者曰莊子尙無爲、明自然、辭意荒唐也。混是非、一死生、辭意亦荒唐也。豈曰庸何傷。不知無爲而各爲其爲、乃無爲。吾讀天道篇、而知其言無爲之非荒唐也。順時而處之、隨遇而安之、蟲臂鼠肝、隨天付予。吾讀大宗師篇、而知其明自然之非荒唐也。吾讀寓言篇、莊子謂孔子六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以明時無常、故是非亦無常、何荒唐之有。吾讀至樂篇、莊子謂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生又變而之死、是與之爲春夏秋冬、彼真知生死之所以然、自能一視、又何荒唐之有。他若喻養生則言牧羊當鞭其後、喻治天下則言牧馬務去其害。以及養狙喻用術、承蜩喻用志、木鷄喻養氣、皆其辭意之有至理而非荒唐者。即如山木篇言南越建德之國、辭

荒唐矣，然其意以勉魯侯之遷善。則陽篇言蝸角觸蠻之戰，辭荒唐矣，然其意以勸當時之弭兵。故曰辭荒唐而其意不荒唐。駁者又曰莊子欲絕聖棄智，焚符破璽，剖斗折衡，殫殘天下之聖法，此非辭意之最悖謬荒唐而有害人心世道者乎。曰此莊子有爲言之也。彼見上之人假聖智以爲斯民之桁楊接楮，借仁義以爲斯世之桎梏柄鑿，法愈峻而亂愈甚，因思有以矯其弊，乃爲此不平之鳴，非眞詆聖人而訾仁義也。故於天下篇則曰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熏然慈仁，謂之君子。由斯而論，益見莊子之辭荒唐而意不荒唐也。吾讀莊子天下篇，乃深服膺其體大，其色蒼，其致淡。溯古道之淵源，推末流之散失，乃借題發揮，以明非荒唐無以見莊子，非莊子亦豈容荒唐哉。作天下篇書後。

文氣邈達尤有見地

擬庾子山小園賦

劉子衡

若夫倦鳥投林，借半枝而棲息。枯魚得水，資一勺以泳游。灌仲子之園，於陵記處。開陶公之徑，彭澤歸來。豈必傑閣崇樓，侈觀瞻之美麗。洞房曲室，矜結構之精良。僕本羈人，來居此地。巖壑幽棲，林泉小住。於焉耽寂靜，於焉避塵囂。况乃羈泊多艱，漂搖莫定。蘇武奉使，窮居北海之濱。李孫不歸，久守西河之館。一廛幸庇，八口同依。斯又卒歲優遊，不求宏暢者也。爾乃半畝迴環，蒿萊就刪。彈丸三徑，卷石一山。苔新留砌，藤老當關。無風雨之飄忽，有煙雲之往還。猶得闢數步之畦，築三椽之屋。門紅艷之縵紛，周綠陰之蒙密。軒低而夜月來遲，窗狹而夕陽去疾。塘似鏡兮鑑形，屋如舟兮容膝。引水成渠，依山結廬。梁卑乳燕，沼曲潛魚。花明戶暗，草密簾疎。離三分之竹石，儲一架之圖書。屏絕人事，棲遲適意。蛙鳴井底之天，蟻占穴中之地。竭四壁之經營，謀一壺之位置。春鳥同聲，秋蟲異類。荷被雨而夏涼，桂經霜而冬頽。寓目則一覽無餘，賞心則四時咸備。人談輔嗣之玄。客

問子雲之字。稱泌水之隱居、成攷槃之獨寐。試遁跡於柴荆、久無藉乎弓旌。思幼安之不仕、慕平子之歸耕。居窮巷而息轍、就滄浪以濯纓。司馬則中年多病、劉伶則長日被醒、桐亭亭而半死、竹冉冉兮孤生。抑鬱平生之志、浮沈塵世之名。加以星移物換、撫時增歎。長路心悲、天涯目斷。容攬鏡兮覺枯、髮就梳而知亂。數殘帙於縹湘、棲輕塵於几案。同去國之虞翻、似登樓之王粲。投老邱樊、潛身一園。避通津於要路、安老圃於荒村。晨起而瘦妻汲水、晚歸而稚子候門。驥何悲夫伏櫪、鶴何喜乎乘軒。樹不平而多響、花有恨而無言。遠想江南之紅杏、虛栽堂北之紫萱。昔奮飛乎六翮、承掌庾之世澤。早射策於承明、遂濫竽於講席。趨玉殿以朝天、入金闈而著籍。王謝聯鑣、朱張比跡。遂乃千里邦畿、兵氛數圍。天星夜落、海水朝飛。淚灑銅仙盤柱、烽明玉女窗扉。哭秦庭而罔效、羈漢使而無歸。落日照河梁之袂、寒窗生易水之衣。愁餐東海之粟、愧對西山之薇。流光兮若馳、時事兮多舛。骨非金而易銷、心異石而難轉。萍無本兮常飄、樗不材兮幸免。聊樂志於簞瓢、願遺榮於軒冕。

工雅

※

※

※

※

※

課藝選錄(第七次月課)

蜀洛黨人論

陳澄華

國家將興、必有君子爲之佐、國家將替、必有君子爲之救。至欲盡去君子、以供宵小之一快、而黨人之禍起矣。小人與君子黨爭其禍已酷、至君子而亦分朋黨、始以朋黨自禍、繼以朋黨禍天下、亦甚非君子所宜有也。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本無所謂黨也。宋慶歷時呂夷簡以一己之私、斥范仲淹等爲朋黨、遂造君子黨爭之惡名。自君子彼此黨爭、小人乃乘間而爲敵、君子樂居黨名、小人遂得有所藉口以逞其姦。其燃豆泣、隙生同類、誰職厲階哉。

。熙豐時王安石創新法爲一黨，司馬光措新法爲一黨，光沒其黨分爲朔洛蜀三黨，朔黨無議焉，洛黨以程頤爲首，蜀黨以蘇軾爲首，程與蘇皆君子也。元祐之初，二人咸拔擢不次，在帝左右。未幾以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文仲等劾頤，黨同伐異，洛蜀交攻，六七年間罷廢不一。終宣仁清明之世，惜未建樹，明明示小人以隙，豈君子根本之計哉。軾與頤合志同方，出處不異，一朝同進，世方冀其一心奉公，共襄郅治，溫公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奈言行參商，攻訐競尚，初不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法，仕途抵觸，怨若牛李也。右頤者詆軾曰謗訕，右軾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無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積憾深讐，特以嘲侮小嫌，誣詐離已，卒致羣小乘隙設伏，諸君子遂並蹈危機矣。悲夫。迨章惇蔡京，專國反政，頤軾之徒，貶竄接跡，端門之碑，姓名並列，此固向所攘臂勃谿，忿詢角立者，小人斥爲一黨而並擊之。治世不同福，亂世則同禍，諸賢當此，亦應自悔其藩籬之不固，而水火之必傷也。漢末房植周福有名當朝，偶因賓客譏搆，宦寺借以告變，遂捕鉤黨。頤軾之爭，黨議以興，劉摯梁燾等超然評論，亦稱朔黨。始以相爭者爲黨，既則不爭者亦爲黨。小人之害君子，張而大之，惟恐其黨名之不著，迫而乘之，又惟恐其黨毀之不成也。朱浮有言，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洛蜀之議，呂公著等所痛章惇等所快也。文章理學，百代共師，而同室操戈，授賊以柄。始於呂大防之引楊畏，成於楊畏之引章惇。馴至羣小競進，惇卞布京大肆羅織，禍極一代，無黨之凶，反甚於有黨。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於此者。良以君子而爭，則所以求勝之術，或無異於小人，而所營援者，又不必皆君子。故君子所受之黨禍，必更烈於小人。漢之黨錮，宋之道學，明之東林，皆君子過分其黨之患也。夫以安石之剛愎，章蔡之陰賊，亦何事不可爲。而顧日以黨人爲患者，以其能力爭於朝野間，有以掣其肘而制其心也。氣節之盛莫如東漢，至十常侍盡排黨人，而漢隨以亡。宋之洛蜀相爭、

廟堂水火、然而講學盈天下、人人知君國之重。故雖徽欽北狩、猶能立國臨安、享世長久、豈非黨人之力乎。蓋元祐諸賢所講誦者、皆誠意正心克己復禮之學、固非若黨錮之標榜人物、東林之非議朝政也。故小人無從依傍、更非泛收黨衆清濁不分者比、乃亦橫遭貶斥、可謂酷矣。然君子當元祐之初、伸於久屈之餘、任於羣姦誤國之後、同心協力、翼正拒邪、猶恐不足以勝。胡乃以私忿小怨、自分黨與。軾則以文鳴於時、才有餘而識不足、侮人玩世、本無足怪。獨惜頤以繼千載之絕學自任、而亦視其徒爲之而不救正、豈非學有餘而量不足所致者乎。嗚呼、讀聖賢書、首在養氣、行險微倖、君子不爲。至捐頂踵以爭得失、雖復憂心君國、固可見諒於天下後世。而意氣之盛、一往無前、平情論之、亦稍傷於激矣。若蜀洛諸人殆於聖賢養氣之道、猶未之三思也耶。

高挹羣言獨抒偉論氣機流暢中乃能部伍嚴明殊爲可貴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義

吳玉田

經常道也、而亦大中至正之道也。使天地位、萬物育、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發於口則爲忠信之言、體諸心則爲德義之則、守之身則爲孝弟之行。日月得之而光明、山川得之以流峙、五聲得之能純釋、五彩得之可彰施。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致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是皆經也、常道也。愚夫庸婦身體力行之而有餘、聖王賢哲殫精竭神以求之若不足。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形之乎夢寐、見之於實事、胥此中庸不易之常經也。詎處士橫議之所能淆乎、詎靡雜莠言之所能亂乎。古先聖王本諸此而發爲政教、故以庸常切近之理、大中至正之道、於以化民成俗。邪說暴行勿作、而熙皞時雍之效立呈、此豈必爲深遠幽邃之行、怪

異可喜之論哉、亦正其常經焉耳。故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此真大中至正之論、千古不易之名言也。夫天地之生英賢豪俊也、固不數也。而熙熙而來、攘攘而往者、舉庶民耳。堯舜率庶民以仁、則庶民莫不仁、禹湯率庶民以義、則庶民莫不義。易恒卦象傳云、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然則庶民之於道也、若有水流濕焉、火就燥焉、未有久行其道而化不成者也、亦未有經正而庶民不興者也。三代以下、世道漸衰、而異端蠱起矣。老氏之清靜、釋氏之寂滅、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許行之並耕、皆爭鳴一時、而邪慝雜作矣。孟子以聖道自任者也、心焉傷之、乃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拒楊墨、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而其正本清源之論、則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也。誠以異端之說、邪慝之行、雖可惑世以誣民、然不可以欺經正之庶民也。以經正之庶民、皆興於大中至正之道、而難罔以非其道也、則於異端也邪慝也、又何患乎。我國學書院成立於風雨雞鳴之會、力倡聖道、月課諸生、可謂知類通方、博學詳說者矣。儻亦遠追孟子經正興民之旨也夫。

蜀洛黨人論

吳玉田

書言無偏無黨、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則黨云黨云者、固非立身行道、而以天下自任者之所宜有矣。此孔子所以謂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乎。夫黨人之生心害政也、抵排傾軋也、禍國敗家也、流毒海宇也、前史所載、固已數見不遑矣。漢之黨錮、唐之牛李、胥是也。乃若以一時之賢人君子、而亦以弗忍一朝忿忿之心、遂大肆訕謗、互相非毀。而小人復從而乘之、則蜀洛之黨也、亦足惜已。且伊川次公、固以道學自任者也。在孔門宜居德行之科、顏閔之流也。東坡長公、亦當世明達之士也。在孔門宜居文學之科、游夏之流也。元祐之初、東坡居翰林、伊川則在經筵。假令二公同心合德、共謀國是、則稷契皋益之事功、未必不可仰企於今日也。乃以意氣相矜、用爲譏訕。東坡文章士也、多縱橫捍闔之風、於洙泗之正傳

槩乎未之有聞。其變化氣質之功既未深、而其克伐怨欲之私亦未泯、較諸伊川不可同年語矣。而伊川於賈易朱光庭之乘隙而起樹黨排謗也、未聞有以止之、揆諸愛人以德之義、恐未有合矣。明道先生之見黜於安石也、乃曰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豈可專咎安石。明道能爲安石任過、而伊川乃不能忍於東坡、勿亦意氣之未平、名心之未盡、中和之未致、躁未釋而矜未平乎。顧憲成之言曰、夫局內者宜置身局外、以虛心居之、乃可以盡已。局外者宜設身局內、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人。何言乎虛、各就己分上求、不就人分上求、各就獨見獨知處爭嫌、不就共見共知處爭勝也。何言乎公、是曰是非曰非、不爲模稜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爲偏執也。如是則意見不期融而自融、不期平而自平矣。顧公之言、洵可謂懷心貴當者矣。以程蘇二公之賢、果能反身以自省焉、降心而相從焉。則必可相解相諒、又何至交成水火、演成蜀洛之黨而爲小人所乘、以快其私心也哉。程次公蘇長公賢士也、君子也、乃及其黨派既樹、尙如斯之不可致詰。則夫結黨營私、壟斷把持、嫉賢妬能讒詔害公之輩、其無益於人國審矣、尙何言哉。

有見道語迥不猶人佳作也兩篇一律不懈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義

戴運清

日月之麗天也、必循乎其度、否則離躔畔次、風雨失其時矣。江漢之行地也、必朝乎其宗、否則旁溢橫流、汎濫肆其虐矣。君子以天地之心爲心、故必立其極而爲之則。而民之是訓是守、乃悉納於軌物之中。夫如是則大道可得以明、而人心可得以正矣。孟子以孔子之思狂獯惡鄉原、而告萬章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其卽斯意乎。夫經者常也。萬事不易之常道也。然則所謂道者、未有不出於至正者也。故似正而實非正者、固不得謂之道、即近於正而尙未至於正者、亦不得謂之道也。惟孔子以中道之不可必得、降而思狂獯。以狂獯

之資、尙近於正、裁之尙可進於道也。若夫似是而非之鄉原、則其不正也、已不足以入堯舜之道、而況其足以害道者乎。孔子安得而不深惡之乎。獨是時至戰國、世愈衰而道愈微、羣喙爭鳴、謗詐雜出。名法之酷、本於申韓矣。縱橫之謀、定於蘇張矣。戰克攻守之術、精於孫吳矣。炙輶談天之辯、恣於髡衍矣。甚至爲我之說倡於楊、天下不知有君矣。兼愛之說倡於墨、天下不知有父矣。世道之憂、不亦亟乎。孟子乃起而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誠欲閑先聖之道、藉以正乎人心。洎乎人心既正、則逃楊逃墨、相率而歸於儒。斯天下之大經以立、而天下之邪慝以熄矣。是皆孟子反經之功、與夫衛道之力也。然吾觀經正民興數語、繫於七篇之終。蓋欲使百世之下、當夫大道絕續之交、聞其風而興者、知不敢諉其仔肩、而忽於一髮千鈞之重。所以馬鄭孔賈諸儒興、而聖經賢傳之旨明、關閩濂洛之儒興、而窮理盡性之學闡、職是故也。後之儒者、值天地否塞之秋、能勿懼斯道之淪胥、兢兢焉思有以維繫之歟。

氣充詞沛可稱合作

陽明與禪辨

董子堅

自有天地以來、其間萬事萬物、流行變化、紛紜繁瑣、而不可窮者、人心之知覺爲之也。知貴靈而忌滯、貴通而忌塞、貴清而忌昏、貴正而忌曲、此陽明良知良能之說也。陽明以曠世之賢、絕代之才。投荒裔、禦大敵、平大難。道德文章、冠絕一時。其爲學也、以良知良能爲體、以知行合一爲用。議者或肆詆謫、謂近于禪。而不知陽明之學、固有所本也。孟子言本心求放心、陸子靜以直提本心爲宗旨、朱子論心性之學、原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與陽明良知之說、實出於一源、大同而小異。蓋推致其良知、而後能先知先覺、亦惟先知先覺、而其知覺乃愈良、知覺之爲用大矣。易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至神者也。陽

明言良知之旨、謂即孟子孩提愛親敬長之心、謂即仁義禮智、此皆儒者爲學之本原、豈釋氏出世之空論。蓋良知晦蒙、則人心緼繆、機械變詐、世道詩張。所謂滯也、塞也、昏也、曲也。若良知靈關、則家不期治而自治、國不期安而自安。所謂靈也、通也、清也、正也。鞭辟賡裏、修齊治平、端繫於斯。吾人不疑象山紫陽之說、即不應疑姚江之學之近於禪、不待辨而自明矣。或曰陽明有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無善無惡、乃告子之說、得毋近於佛家之禪機歟。是又不然。夫爲善去惡、乃率性而行、所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也。儒門不諱言無、易傳言天下何思何慮、又曰易无思无爲也。寂然不動易者、心體無无、无思无爲、豈非無善念惡念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始于天命之性、終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周子言無極而太極、無極之尊、又言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程子言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物、皆未嘗無也。明乎此、則知陽明所謂無善無惡、與告子之性無善無不善固絕不相侔、與佛家之禪機尤背道而馳也。陽明之學不近於禪明矣。而議者嗷嗷、紛紜不絕何也。蓋陽明承宋元理學之敝、棄空言侈論、重身體力行、天下靡從、士風頓變。王學倡而理學微、程朱之徒、入主出奴、謾辭溢惡、虛構事實、以誣姚江。夫以昌黎闢佛之堅、後世尙譬之不已、以爲守道不篤、致有大顛往來之書、矧陽明乎。然則流俗之詆謫陽明者、益無以異斥鷃之笑鵬、蚍蜉之撼樹也、豈不慎哉。作陽明與禪辨。

樸實說理探驪得珠光明正大毫無偏見

子罕言利說

韓知白

自論語有子罕言利一語、而後世學者、對于利之一字、輒深惡痛絕。其持論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其與人家國也、苟有以興利之說進者、則目爲僉壬宵小、必屏斥之而後快。噫、是其其見之偏且狹也。夫論語爲孔門記夫子言之書、其筆之於書者、皆斟酌盡善、而各符分

際。故夫子所雅言者、詩書執禮也。所不語者、怪力亂神也。至於利命與仁、則不過罕言而已。此比較之辭也。觀其告子夏問政曰、無見小利。告子張問從政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告子路問成人曰、見利思義。易乾卦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乾能以美利利天下、繫辭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至六十四卦象象之詞、言利者尤不一而足。由此觀之、夫子之罕言利、豈若後世清談者流、口不言錢以爲高哉。夫子之所惡者、惟惡夫專利無厭、知利己而不知利人。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曰小人喻於利。放於利者其心私而不公、喻於利者其志狹而不廣、此則爲世道人心之害、不得不辭而闢之耳。蓋人生而有欲、天之性也。天地有自然之利、惟聰明天亶之聖人、能利用之、使芸芸者得以給求而養欲。網罟以教佃漁、耒耜以教稼穡、懋遷以通有無、飭材以備日用、此聖人之所謂利也。後世所謂利者、爭而已矣。在下者機械變詐、壟斷而登、在上者析及秋毫、竭澤而漁、天下於是病矣。而懲其弊者、又爲矯枉過正之論、每日興一利不如除一弊。嗚呼、此黃老清靜無爲之說、非吾儒所當法也。自三代以後、吾國故步自封、雖地不愛寶、而利未盡興、民貧國困、未嘗非誤解子罕言利一語階之厲也。論者動曰經術誤國、此解經者之失、經固不任其咎也。

精思健筆摘詞無懼顯豁呈露的爲佳作

子罕言利說

陸繼昌

昔者孔子惡鄉愿、孟子闢楊墨、韓子闢佛、程張諸子闢禪學、皆所以正人心拯流弊挽狂瀾者也。雖然、楊墨以下之人、率能嚴取予謹出處、視夫陋儒薄夫、相去奚翅千里、所惜者學術之差耳。今之世固無患于是、更非學術之今勝昔也。觀夫攘攘熙熙、耽耽僥僥、爲利往爲利來而无所止、又何暇僞忠信、貌廉潔、標爲我兼愛、而講明心見性之學哉。古之世、利與義未嘗分也。故易之爲書多言利、如曰元亨利貞、曰利見大人、曰利建侯、曰利用刑人、曰利

禦寇、曰利涉大川、曰利用行師、曰利用賁於王、曰利用獄、曰利有攸往。如尙書盤庚曰視民利用遷。周官曰主以利得民。春秋傳曰禮序民人利後嗣、又曰上思利民。六經莫不言利、蓋古利與義合、故易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惟以利物爲利、无利非義矣。義利始分自春秋、論語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此子之所以罕言利。戰國之世、知利而不知義、故孟子力屏絕之、而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然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則仁義何嘗不利哉。後世知有利而不知有害、利己必害人、而害人終害己。孔子又曰放于利而行多怨、程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害誠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得而結怨仇、是利者直禍筭若耳、與六經之言相背馳。且今之汲汲于利者夥矣、得失非一、有立談而弋取、有窮老而不一遇、豈非有命也夫。若告之曰利曷可得、則必弗應。若告之曰爾所圖直禍筭耳、則必變乎色而怵于心、夫而後或可去利而返義。且義利之爭微、則平旦分舜蹠、執勇則懦夫爲夷齊。古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之。无動于中、仁義忠信積于身、位祿聞譽輕于世、道德學問崇其實。故膏梁文繡緇其華、廉恥名節喪其榮、腥臊垢濁畏其洩、雖以利餌烏可奪其志。孔子又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非義无適、爲人非利无適。精覈于義利之間、无欲其所不欲、无爲其所不爲。于動靜之幾、懼熏蕩之反掙。于毫釐之介、懼黑白之相淆。義之所存、雖害不恤。義所不存、雖利不謀。則內外均有以用其力、而日揀過之不遑矣。及其存養既深、誠洞乎義之樂利之危、則能安貧賤、守進退、異于智窮力索而自己者也、此則知有義而已。然而窮不能濫、富不能淫、威不能屈、禍不能加、則有利而无害焉。孝弟稱于鄉黨、敬信行于蠻貊、言爲天下道、動爲天下則、則无義而不利焉。正誼明道之學、孰加乎是。不然、爲士者患得而鶩利、患得愈甚、鶩利愈熾。吾恐舍義而求利者、涉羊腸以鑿險巖、履荆棘以傷腓脛、所欲不可遂也。縱遂所欲、然而

非義之利、如飲鴆毒、始雖甘之、終必潰腸裂胃。又如聚盜賊、驟雖飽之、瞬則被刑隕軀、其害有不可勝道者、又何利之足云。吾夫子有愍乎此、乃判爲義利之說、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曰放于利而行多怨。門弟子知之、故曰子罕言之。夫子之言、已有心于救世矣。

行文警醒不墮理障

祈雨辭

章壽彭

蓋聞雨暘時若、可徵天地之祥和。水旱偏災、乃屬陰陽之乖戾。間嘗稽諸古籍、每逢災患降生、朝廷則設贍齋心、下詔以罪己。官吏則恤刑引咎、申文以告天。良由民食維艱、惡歲因之以饑饉。人命爲重、凶年不免於死亡。用是上下關懷、未嘗玩視民瘼。追維往事、可鑒來茲。今者入夏以來、雨水稀少。京津一帶、大旱成災。麥秋則顆粒無收、鴻嗷遍野。夏日則炎威可畏、龜坼成形。加之瘟疫流行、棄屍載道。盜風益熾、險象環生。此皆失德所招尤、故明明以示警。敢不爲民而請命、浩浩以通誠。謹具馨香、實行茹素。伏乞神靈默佑、哀此災黎。大沛甘霖、頓慰雲霓之望。掃除旱魃、咸沾雨露之施。從茲氣節調和、桑榆可補。將見閭閻安堵、衽席同登。此則疾首陳辭、日夜虔誠。幽明感格、神其鑒諸。

餘勇可賈

研究員作品選錄

邊史研究芻議

林承

夫積塵成嶽、聚流爲川、必有含容、乃能廣大。中夏文化之淵博悠久、爲世界所僅見。其所以致此之由、固因其民族自身有創造文化之能力、亦因其能輸入他民族之文化、以收裨補增益之功。故華夏民族、即自有史以來言之、已歷四千餘年。以黃河流域一隅之地、而演進爲

廣大之文化區者，即因其能吸收異民族之所長，以督促其社會之進步，故歷久而愈繁昌。是以民族之遷徙、宗教之傳播、商路之興廢、使節之往來，咸爲文化擴大與遞嬗之根由。而中土民俗、尚古重文、故載籍之存，極爲繁博，其足以徵文考獻者更僕難數。然往昔學者窺於正統之論，多注意研討中土歷代之興衰，而忽略邊疆地域之沿革。故雖歷代正史，以及圖經地誌雜史筆記，與夫金石遺刻及一切文章著述，保存有豐富之邊疆史料，而士君子之務學者，亦往往淡然置之。自清季寰海交通，受外國學風之影響，邊疆史事，始漸爲人所注重。其中以有元一代關地最廣，藩部至多，而時代差近，資料亦富，研究者接武有人。其他時代之邊史，仍少有探討之者。鼎革以還，雖時更多故，而東西學者之新研究與著作，流入者益多，足以促斯學之進步。故邊史研究，視清代爲加勤。余少好史學，頗研邊乘，歲月既積，粗有管見，茲爲錄出，與同學諸君共商討之。

(一)資料之宜廣也。二十四史雖爲中國史書之正宗，其各書所有關於記載外國之列傳、爲研究邊疆史事所必取材。然撰史者未必人具三長之才，而執筆之人，對於邊疆情事，更多非所熟悉。故其記載抵牾舛謬，在所常有。是以吾人研究邊史，固不能不以正史記載爲取資，而亦不能不加以縝密之考察與糾正。若夫地誌遊記石刻筆乘，雖非專談邊事，而其片斷之記載，對於某一時一事，容有詳於正史之處。或且有爲正史所未載，而其中更有係正史敘述之所從出者。如趙汝适諸蕃志、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爲宋明二史外國傳之原本資料是也。在正史列傳限於篇幅，僅記大端，而原書記載周詳，能窺細密。即其他歷代作者關於邊疆之記載，層見疊出，亦無不可資取材。吾人搜集邊疆史料，不能以正史之記載爲已足與可信，必須博取羣書正其訛謬，並補其遺漏。集腋成裘，互相綴緝，則邊疆歷代之情形，可以具其概略焉。且不特中國之記載可以廣搜，而外國之著述，亦須旁究。蓋如朔漠游牧部族

、西域城郭國家，或遷徙不常，或興亡遞嬗，其本邦殊鮮史料之流傳。求如噶昆河畔，尙存可汗之豐碑、龜茲國中，猶有將軍之刻石，已如鳳毛麟角之不可多得矣。然與彼相鄰接而文化較高之國家，以外交軍事政治經濟之種種關係，常有若干記錄之留存。故朔漢西域部族邦國之興衰，不特於中國簡編，可徵其文獻。而波斯阿美尼亞羅馬阿剌伯諸國，亦頗有記載之流傳。即南海諸國，如越秦緬甸真臘爪哇咸有國史，而東西各國記載，亦不無可資參考之文。又如占城及室利佛逝，均爲往昔名邦，國破史亡，後世能知其興廢之涯略者，端賴學者綴緝東西記述，參以遺存石刻，成爲專史也。故欲研究邊史者，則史料之廣稽，最爲要著，博收而慎選之，斯可與從事於斯學也。

(二)流變之宜悉也。中國幅員廣博，漢唐元清諸朝尤爲強盛，炎風朔雪，盡入版圖。即其他各朝，雖勢力較遜，然以中土文化之優越，物資之豐富，亦易動外國之傾慕。故行李之往來，疆場之爭奪，史不絕書。以是數千年來，邊疆民族之變遷，常予中國歷史上以相當之影響。而亞洲地勢，以天然境域論之，可分爲游牧地帶及農耕地帶。大率以陰山天山興都庫什山爲分水嶺，山北多引弓之民，山南率乘耒之族。山北瘠苦，山南富庶。山北荒寒，山南溫燠。故南下牧馬，爲游牧部族啓土之雄心。而自固封疆，爲農耕國家守邦之要策。此兩種生活方式不同之民族，互相抗爭激盪，而演成亞洲歷史上之動態。而在中國史上，此種現象爲尤著。其游牧部族勝則長驅而進，入主中原。敗則挈衆遠遷，別尋樂土。基於地理上之形勢，常由南北之鬪爭，致成東西之潰決。例如匈奴突厥回紇契丹，不得志於東方則舉部而西，遂入大秦大食之境，職是故也。此種游牧部族，因遷徙而異其領域。而其新徙之地，其原住民族，因受新來者之壓迫，亦有因之而向他處逃避者。於是民族遷流之波，軒然以起。故同一民族，在不同之歷史過程中，常因遷徙而所在之地各異。且此種情形，不特游牧部族爲然

、即農耕民族、亦有因受外來之壓迫而移至他處者。是以蜀獠轉徙、遂啓南丹、後理淪亡、乃興暹國。此種民族之盛衰、邦國之興廢、讀史者苟能細心推究、其中自有線索可尋。以往中國學者對於民族遷流之迹、率皆不爲澈底之研究。刻舟求劍、錯誤叢生、援古證今、語多失實。故欲祛除誤解之病、則民族史上之流變、有不可以不詳悉也。

(三)譯語之宜考也。言語之變遷、隨時地而不同、不特因山川間隔而有殊、亦以時之古今而互異。且中國文字之構造、尙形象而非拼音、故其譯寫外國名詞、用字各別、乃爲常事。又外國之同一名詞、因中土譯寫之時代有殊、華夏語言之發音、不無變更、亦易生譯字之差異。且外國亦因時代之推遷、語音有舛、故在同一名詞、亦有因外國方言語音之舛謬、以致中土前後之譯名歧出者。在古人著述、各尊所聞、而後世欲參稽互考、以爲連綴編纂之用者、便須加以審慎之考察。而且質文遞變、邦國互更、外域之都邑山河、常因易主而異其稱謂。使客往來、商賈懋遷、其至中土者、率皆稱其時代之本國名稱。而華人以稱謂既殊、誤爲異國異地者、亦事所常有。故吾人欲考邊疆史事、對於譯語之源流、不特言語之變遷、須加注意、即名稱之更改、亦宜詳稽。即如黑婁哈烈、本一地而譯字不同、閩婆瓜哇、本一島而綴名各異。相溫爲將軍之謬稱、諸葛乃鑄迦之漢譯、此同爲一語、因譯者不同而各殊其字也。又如城郭列國、今爲回族所居、昭武諸邦、悉爲大食所併。地既易主、名亦更稱、究厥方輿、山河無改。讀史者使不知譯名雖異、地域則同、必致惛恍迷離、錯誤百出。且中土舊譯、常有省略原音、減少字數之例。如國主名號、可汗尊稱、每以冗長易爲省譯。故於查對原音之際、尤須參稽得當、加以增補、以免遺漏。此譯語之考訂、爲研究邊疆史者不可少之工作也。

(四)主觀之宜去也。史事之研究、以審慎周詳爲要旨。故讀史者務須純從客觀方面研究、

摒去一切成見。史料搜集之後，因其來源之不同，在原作者不免因時因地，而帶有若干主觀見解在內。尤其敵國相攻、有所記述、多帶毀謗之詞、隱善揚惡，是其慣技。又或傳聞失實，認識未真、臆斷成書、難成信史。此皆因作者之主見有誤，以致史事之真相不明。吾人於此類史料、必須參稽旁證、務盡去其原作者之主觀錯誤。然後就所認為可信者、類聚而區分之、逐一研究、方可達到著述之地步。且研究者之本身、尤不宜參以主觀之見解。近代西洋人士對於東土史事、認識多未清楚、每以鄙陋視之。而又自高種姓、以為世界文明、捨彼族無可語者。故其撰述因挾有成見之故、多隔靴搔癢之談。至於典章禮俗、時代不同、在某地以為適當可行者、而易其時地或且視為駭怪。若以近代之科學眼光觀之、按其社會進化之程度、則其政俗亦有適宜之處。中國以往昔文化卓越之故、對於外域文明、每多鄙視、以致觀察失當、有乖史識、亦為學者所當戒。故主觀見解之祛除、為研究邊疆史之一準則、不可不深加以注意也。

坤輿萬國文化之博大長久者、莫如中國。而載籍又極浩瀚、國俗尊舊聞而尚述作、故乙部之書尤富。然史料雖繁、率未經以近代之科學研究方法整理。而邊疆部分之記載、實包含往昔之朔漠西域南海史料在內。凡此地域、若干邦家之興廢、其文獻須於此中求之。故今日而研究邊史、猶如開採蘊藏之鑛山。視技術之深淺而成有所獲、斯則在學者之努力也。

對於邊史夙有研究故能言之詳確

※

※

※

※

※

論漢宋學源流

盧椿齋

自宋史立道學列傳、始畫講學家于儒林以外、然清代以前、初無漢宋學之分、第有學案而已。如黃梨洲之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唐鏡海之國朝學案小識、及徐翰人擬編之清儒學案、皆

其選也。自江子屏親撰漢學師承記、以揚樸學之轍、而以閻百詩爲之魁。阮文達作清史儒林傳、易之以顧亭林、舉世無異詞。江氏又作宋學淵源記、專以躬行實踐者爲主、而歷官兩朝者不與焉。迨方植之出、別撰漢學商兌、以攻擊考據家之失、於是漢學宋學之分茅設蔕、畧畧如也。夫明儒以前所爭、惟在於道統、故有宋五子之語錄、及辨朱陸之異同。清儒以後、所爭又在於學派、故有專宗許鄭、覃精訓詁音韻、務以鑽研考據爲事者、則謂之漢學家。或有篤信程朱、注重身體力行、研究濂洛關閩遺書、務以發明義理爲事者、則謂之宋學家。漢學家推尊顧亭林、而閻百詩胡牖明惠定宇江良廷余古農江慎修戴東原王西莊王蘭泉朱笥河錢曉徵段懋堂王某友桂未谷嚴鐵橋汪容甫邵二雲周書昌任子田顧文子賈稻孫王懷祖伯申顧千里劉端臨陳頌甫諸人、皆爲其中魁傑。其達而在上者、如紀阮兩文達公、尤爲表然領袖。故乾嘉之際、此風獨盛、其後如劉申受龔璣人魏默深宋于廷戴子高、及近世之翁文恭潘文勤王湘綺廖季平康長素輩、雖號稱漢學家之支流餘裔、而別開今文學家派、動以古文爲僞、非復篤守家法、信而好古者矣。宋學家自朱陸分歧以後、源遠流分、大要別爲程朱陸王二派。朱派元有金華派之金仁山王會之許白雲、明有宋景濂方正學薛敬軒吳康齋胡文敬、及東林派之高忠憲顧涇陽諸人。陸派宋有楊慈湖、元有吳草廬、至明初因明太祖一意尊朱、而陸學遂微。陽明之學出于婁一齋、而盛於明季、如王泰州王龍溪劉蕺山、皆其著者也。又以朱舜水東渡之故、繁衍且及于日本、而清代兼治佛學之羅臺山彭尺木汪大紳亦屬之。清初若孫夏峰黃梨洲李中孚湯文正陸桴亭諸人、實亦承其緒餘、然其後恆遭排斥、漸即衰頹。惟程朱派之陸清獻張楊園張稷若高紫超應潛齋刁蒙吉諸人、爾室閭修、信從者衆。加以清代功令、尊崇朱子、升爲十二哲之一、故附和尤多。若道咸間之吳竹如資蘭泉何丹畦倭良峰亦其亞也。然自尹亨山得罪清高宗、自承爲欺世盜名之小人、而宋學一蹶不振、漸爲世所輕。至倭良峰力詆用

夷變夏、時人目爲頑固、徐蔭軒又誤信拳匪、晚節不終、益爲新學家所詬病。至若永嘉派之陳止齋等熟諳掌故、金華派之呂東萊等專談政治、于宋學皆爲別派。若顏習齋李剛主之堅苦卓絕、文武兼資、號爲顏李學派、而自命直接孔門、似又不當以宋學限之矣。

續述源流有條不紊文筆亦雅飭不羣

徵求名著

積學能文之士如有關於經史諸子佛學詞章金石之選述或其他筆記日記詩詞詩話有關國學未經刊布每篇在二千字以上一萬字以下者隨時均可將稿送本院查收刊登後優致酬金前人遺著面商酌酬不採刊者稿卽奉還不誤

國學書院第一院國學叢刊編纂組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出版

每册定價國幣八角

函購郵費酌加

主編者

國學書院第一院編纂組

北京北海團城
電話北局二七九三

發行者

潘

壽

岑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者

京

城

印

書

局

北京北新華街丙六號
電話三局三五七〇

代售處

各

大

書

坊

0

601575-

(3)